金文最

金文最卷五十八目錄

疏　青詞　朱表　榜

請楊仲顯同住神霄宮疏　李俊民
請寶泉因長老碧落開講疏　李俊民
留請因長老住持碧落治平院疏　李俊民
請雲長老開堂疏　李俊民
開元寺重修經閣疏　李俊民
張村寺爲佛寂滅設齋疏　李俊民
史正之酒疏　李俊民
燕子和重修陽城縣廟學疏　李俊民
陵川縣重修廟學疏　李俊民
本州廟學築牆疏　李俊民
段正卿西學請劉漢臣疏　李俊民
李君卿藥局會疏　李俊民
張伯宜藥石局疏　李俊民
李德方畫十王糾疏　李俊民

金文最卷五十八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疏

靈巖寺寶公開堂疏　失名

今請靈巖禪寺寶公長老開堂演法爲國焚修祝延聖壽者

竊以丈室駐錫便知祖道之興諸天雨花喜遇禪林之伯判敎誤之公案舉最上之因緣不有能仁難安勝境伏惟寶公堂頭和尚早具鍛金之鑪鞴妙傳出世之津梁枯木寒灰晏坐於千峯影裏騰蛟起鳳進步於百尺竿頭茲緣緇素之依歸有請省廷而允可唱少林之曲調踞靈巖之道場信堂堂龍象之姿赴肅肅人天之會白雲堆裏不妨依舊經行碧眼胡邊無惜斬新拈出示洪睿筭廣覆潮音謹疏皇統九年八月日疏　石刻拓本

靈巖寺滌公開堂疏　失名

今請滌公長老住持濟南府十方靈巖禪寺爲國焚修開堂演

法以延聖壽者

竊以達磨不西來孰能薦祖盧公既南渡始見分枝雖無毫髮示人要在承風取證例開法施各踞名方厥有濟南靈巖佛寺利洽鄒齊襟吞竟魯二百年叢林浩浩三千里香火幢幢飛閣連宮粹容金界不期偉匠焉振宏綱伏惟滌公長老守文三代接武四禪歷歷下之機緣續方山之勝蹈遂使白蓮眞跡無根而鬱鬱騰芳青社餘光不鏡而綿綿照世正好高提祖印獨步大方祝吾皇萬歲之昌圖繼古佛一乘之慧壽謹疏大定二十三年九月日疏　石刻拓本

請照公和尚開堂疏　　党懷英

謹請照公和尚就濟州普照禪寺陞座為大眾演法上祝聖壽者

竊以千百億佛同證妙明二十五輪俱修圓覺正眞既立語默自融然而馳求者將頭覓頭演唱者以指喻指世道交喪源流益微

故對病用藥須賴良醫而運斤成風必歸善斲不離於坐乃有當
仁照公和尙臨濟眞宗晦堂嫡派從虎須邊得法向钁頭下乘機
宗說俱通性空雙泯現莊嚴王作佛事開漚穌門爲道場有爲而
未嘗爲常住而無所住陽春白雪久閟妙音明月淸風獨游勝境
不露作家手段誰提古德心宗而況祇陀樹自有餘陰優曇花難
逢一現今則師祖推出叢林聳觀雖堂下從來草深而戶外行將
屨滿休慳一雨普潤諸方振揚最上佛乘仰祝無疆聖壽謹疏明
昌六年二月日疏石刻拓本

請琮公禪師住持淨因禪寺疏　　失名

敦請琮公長老禪師住持魯山縣淨因禪寺爲國開堂祝延聖
壽者

伏以無始以來只笑他人異處有古而下不知大事因緣紛紜末
世邪宗汨沒衆生正見十方幻化莫辨寶華三界虛空誰分影響
伏惟琮公長老禪師具正法眼起大悲心再揚曹洞之宗風復繼

淨因之祖業況昔年淸社肅嘗爲衆求仁今日晉陽何必藏頭露影旣副傳衣之囑居當報國之恩好將本分鉗鎚拈出希奇手段無勞謙德佇聽潮音謹疏泰和二年九月日疏 石刻拓本

請淨因堂頭禪師琮公疏　失名

今請淨因堂頭禪師琮公爲國拈香開堂演法上祝聖壽無疆者

伏以古錦含春不犯機梭之事劫壺空外備涉造化之功欲明此段因緣須假英特之士琮公長老操志孤標已具凌雲之氣遊方參叩蓋存立雪之心旣然得處分明行履不妨穩密烏雞半夜啼開月窟之門白馬奔嘶相口蘆花之色閒弄金梭玉線綴成無縫之衣更看木女石人唱起胡笳之曲好箇天然格調堪酬佛祖之恩宜拈一瓣心香仰祝聖人之壽請示現前三昧正當演法開堂無煩再四遲疑願作神通遊戲謹疏大安三年月日疏 石刻拓本

請印公和尚開堂疏　失名

謹請印公堂頭作本寺山主住持爲國開堂祝延聖壽者

伏以法有無邊之義均度有情佛開不二之門勸歸眞諦故能仁以有爲闡教達磨以直指明心末法以來開士稀有龐行阿師笑禪爲空寂猾頭參客謗教爲思維干戈交持戶牖自闢抵盤釵釧俱稱與金酥酪醍醐各誇一味聖雖時遠道待人宏敬惟印公堂頭幼歷講筵長參性理其饒益足以資後學其談辨足以應無窮鄉里之所歸依天龍之所回向而況逍遙古刹宇宙福田本羅什譯經之場實定慧談空之境可違衆欲或墜家風眷圭峯一帶林泉竟誰爲主而曹溪千載衣鉢忍使絕傳願振一音俯矜再請謹疏元光二年二月日疏 石刻拓本

請秀公和尚住持大覺禪院疏 元光二年

今請秀公長老住持洞林大覺禪院爲國拈香祝延聖壽無疆者

竊以人迷正覺恆顛沛於邪途法有指歸乃宣揚於祕範談斯妙

道必候當仁伏惟秀公長老理契環中情存物外挑囊負鉢曾參立雪之機緣盟耳洗心密受傳鐙之付囑非空非有卽佛卽心而況祖父田園正好栽松種竹自家活計何妨嘯月吟風慰茲三請之懃來祝萬年之壽洗光佛日演唱眞乘衆有望焉師無讓矣謹疏元光二年三月日 石刻拓本

請秀公和尚開堂疏 正大二年

惟秀公堂頭和尚六根本淨五蘊原空自在輪刀上陣分明傳法授衣末世導師衲僧命脈居淨蘭若行佛祖之家風轉大法輪作天人之眼目無論鼻孔撩天好作脚跟點地眞大丈夫具無上智拈花堂上得微笑之勝尊選佛場中獲登科之高弟況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成此出世因緣復見古人伎倆拈香作獅子吼說偈敘祖師禪大哉今日之法筵仰祝吾皇之聖壽正大二年十月日 石刻拓本

請秀公長老住持洞林大覺禪院疏 正大元年

謹請秀公長老住持洞林大覺□□爲國開堂演法祝嚴聖壽無疆者

竊以雲無心以出岫月無意以投江泊知時節因緣且莫藏身回去秀公長老久蘊元宗一點玲瓏十分道驚三拳輕觸了無蹤一口吸盡西江水腳跟點地神通顯赫於洞林鼻孔撩天妙用發揚於大覺設金牛口不比一等骨董禪點趙州茶冷笑諸方磕睡漢講經受戒豈礙登佛拈鎚演法開堂不妨當家話會從前辛苦貴要大家相諳今日功成直得輝天鑑地說半句偈安四海心爇一炷香祝萬年壽謹疏正大元年十月日疏 石刻拓本

請秀公長老住持大覺禪院疏 正大二年

謹請秀公長老住持洞林大覺禪院爲國開堂祝延聖壽者

右伏以九年面壁暗□陰五葉花芳秀少林既是傳燈圖上客龍口高爇祝當今無勞峻讓攸請來當謹疏正大二年十月日疏 石刻拓本

趙子容之河州贈行糾疏　李俊民

適齋而請難爲繼富之周在宋者辭宜有遠行之贐且聞大夫之無者貸豈惟君子則贈以言矧夫易足之廉望有肯來之惠　莊靖集

題眞觀重修三門疏　李俊民

昔年樓觀之居幾成而壞今日煙霞之侶既往復來相與合謀共圖起廢今則度材計費鳩役募工倘虞經始之難須借贊成之力敢希信士同結勝緣　莊靖集

請楊仲顯同住神霄宮疏　李俊民

伏念白首鵝經頗愧山陰之士青雲鶴駕望來華表之仙某夙業琳宮近經灰劫所願煙霞伴侶風月閒人共堅爲道之心肅徹棲眞之地伏惟先生主張宗教壯觀元門雖所樂者巖居亦何妨於市隱當如修靜暫辭蓮社而來那在季眞更乞鏡湖之賜幸無固拒曲示光臨　莊靖集

請寶泉因長老碧落開講疏　李俊民

一把蓋茅便是開山之祖九年面壁並無立雪之人不舉話頭曷傳心印伏惟堂頭和尚花開震旦雷震叢林每笑古靈放光不許豐干饒舌宜示諄諄提耳之誨以破昏昏無眼之禪行處道場誰非法器寶泉巖下拈起拄杖便行碧落雲開放下鉢囊且住宜無多讓少振家風　莊靖集

留請因長老住持碧落治平院疏　李俊民

五葉開時不昧栽松之境一庵破後忽來結草之人但恐緣疏豈求且過隙光難挽講席易終方惓惓乎法中之王何屑屑乎桑下之戀當須摩頂授記何在擺手便行發藥叢林復萃鉢瓶之衆主張教閫載揚鐘鼓之音少屈高懷俯從衆望　莊靖集

請雲長老開堂疏　李俊民

竊以團圞坐上共話無生煩惱林中便覽重悟方悵達磨去後卻嫌彌勒生遲試拈一瓣之香爲闡三乘之教伏惟雲公長老機鋒

峻捷戒行孤高曾向維摩問禪不許丹霞下耆以一則語振祖師將墜之風於萬斯年祝聖主無疆之壽早陞法席佇聽潮音 莊靖集

開元寺重修經閣疏　李俊民

劫火騰空忽碎雨花之界業風蕩地漸摧龍藏之基不救其危將歸於盡欲復翬飛之勢必須鳩僝之工見義則爲當仁不讓量財助役施雖毛髮之輕隨喜結緣行若邱山之積敢希普衆共啟誠心樂贊其成有光於後 莊靖集

張村寺爲佛寂滅設齋疏　李俊民

十方蘭若久爲灰劫之塵六祖叢林未覩花開之兆達磨歸去後彌勒下生遲雖鐵石人皆有向道心於瓦礫中誰是說法者因緣佛事舉似家風暮鼓晨鐘驚破龍蛇之地千山萬水喚回瓶鉢之流 莊靖集

史正之酒疏　李俊民

伏念君子有酒既多且旨眾人皆醉奈何獨醒可以忘憂速宜就飲聊其孔文舉之客坐莫聽劉伯倫之婦言惠然肯來永以爲好莊靖集

燕子和重修陽城縣廟學疏　李俊民

能修泮宮曾美僖公之化不毀鄉校鄭高子產之風天未喪文人能宏道本縣文宣王廟梁木將壞仞牆未窺牧兒爲薪刈之場童子無冢歸之地思與眾共期於一新是皆好事者爲之未見有力不足者當仁莫讓同氣相求庠序未遑久仰詩書之治弦歌不絕復還禮義之鄉莊靖集

陵川縣重修廟學疏　李俊民

大成教立其尊百世之師釋奠禮行敢怠二丁之享今則仞牆毀壞廟貌無依雖漢之庠序未遑在魯則弦歌不絕大凡被三遷之教者有能用一日之力乎得助者多圖功也易梁其壞矣第形安仰之嗟學果廢邪能免不修之刺儻蒙許可請惠好音莊靖集

本州廟學築牆疏　李俊民

學久不修幾廢大成之教廟雖如故悉擢萬仞之基時然後興文斯未喪自行束脩以上者豈無一簣之往焉所助者多其成也速敢希同志共力鳩功 莊靖集

段正卿西學請劉漢臣疏　李俊民

鄭校不修學是在城之子鄉館既假悉爲受業之人須鳴其待問之鐘方鼓此入學之篋漢臣殿元先生吾黨領袖士林範模凡一卷而立之師不三年而至於穀行束脩以上者就有道而正焉春暮風雩未遂詠歸之志秋涼燈火會看同隊之親無倦發蒙當請主善 莊靖集

李君卿藥局會疏　李俊民

秦緩未來罕悟膏肓之疾孟孫猶在復何藥石之憂生不可輕命由所養固嘗姚扁鵲之先見豈徒望叔敖之陰功細詳肘後之方其濟籠中之物用雖一粒重若萬金知伯休之價平守之不貳受

康子之饋者達則敢嘗 莊靖集

張伯宜藥石局疏　李俊民

未精所業猥叨三世之醫欲濟於人賴有萬金之藥豈云小補非敢自私 莊靖集

李德方畫十王糾疏　李俊民

善惡兩途難逃陰責幽明一致各有司存生而上柱國之榮死則南面王之貴不爲尊嚴之像曷伸資奉之誠尚賴同心共求妙手 莊靖集

葬枯骨疏　李俊民

禮備後人奚取衣薪之葬序迎春孟正宜掩骼之時況久慘於毒痛尤不堪其暴露可爲矜恤當其瘞埋庶爲亡魂一同薦拔 莊靖集

葬枯骨疏　李俊民

禮詳月令其垂掩骼之文辭按離騷尤重招魂之些盍所哀者民

命其可後於天時爰收暴露之遺俾及厝安之兆且希同志共贊陰功 莊靖集

鈔簡疏　李俊民

浩浩元穹窈運資生之化冥冥長夜良多不返之魂未知所依是誠可憫爰軫薦修之念但無幽贊之人與我同誠畢茲能事 莊靖集

鈔紙疏　李俊民

焚紙錢而祭唐之遺事用紙衣而葬周之儉風習以爲常俗莫能易然念鬼神之感豈求享祭之豐不腆冥財曷伸哀款庶能周恤須賴勸緣 莊靖集

鈔經疏　李俊民

譯而爲經作者爲聖豈惟貫道之器是亦升天之階將有事於靈壇可不資於精業仍希善衆共積陰功 莊靖集

陽城縣楊敬之重修太清觀四聖閣疏　李俊民

奕奕靈宮爰倣棲眞之地巍巍寶構忽搖經始之基不救其危將歸於壞本觀四聖閣者光揚道域威護法門歷歲月而漸深因風雨而就毀欲復翬飛之勢方圖鳩僝之功莫不聞風而悅之多見得道之助者宜堅信向同結勝因香火緣中載肅太淸之境鼓鐘聲裏一新華夏之音 莊靖集

段正卿請講師孫仲遠疏 李俊民

初羅多故長昧大方雖存恥過之心未有投誠之地不依法蔭曷薦愚衷伏惟提點大師洞觀元機表儀羽衆謂此道善於利物況其力可以回天咸仰登壇無辭枉駕倘垂惠肯何幸如之 莊靖集

喬舜臣酒疏 李俊民

百年能得幾時斗酒可以自勞好向幕天席地縱意所如免使明月淸風笑人不飲況値麴蘗事了何妨指點索嘗肯令座上之尊空不比街頭之價貴一時勝友共醉新醅 莊靖集

潁陽鎭修宣聖廟疏 李俊民

欲復漢庠雖在未遑之際當思鄭校常存不毀之心念道實在於人宏文豈由乎天喪今茲願士不負孔門舞雩而有咏歸之風在城尚多挑達之子欲擇采芹之地重修釋菜之儀備禮執經得從茲而北面連年取第庶不減於西城 莊靖集

忻州修學疏 代郝侯作　　元好問

始定終綏守文之期式遵有教無類作人之功可徵言念吾州久崇廟學傳侯完復於天德小康之際 傳守名愼微字茂先 要公增築於大定承平之時 要守名介字伯升 極地位之高明副師儒之嚴重華表俯窺於雙鶴 廟學下有雙鶴觀 連岡雄鎮於九龍 學在九龍岡最上 弦歌絕井邑之譁章甫易弓刀之舊孫內翰之科名相踵 孫名九鼎字國鎮國初狀元郡人 姚隱君之文石具存 學記薛軒先生所作名孝錫字仲純徐州人 不圖劫火之餘遽有園蔬之歎顧慙小已猥守大藩方舉廢之是圖亦少文之當變昔魯僖以泮宮發頌齊宣由稷下垂聲不能廣廈以庇賢豈媿萬夫之觀政況乃元壇並峙佛屋載新閙檀施於奔馳戰斂之場化金碧於顧盼

頫岬之頭何私有百神之秩而公無二仲之祠既責任之有歸豈經營之敢後下車修庠序之敎猶竊恨其遲扶杖思德化之成夫何遠之有孰相茲役我懷其人 遺山集

清眞道院營建疏　元好問

奉爲本菴欲創聖位以爲焚誦祝延之所其於工費有賴宏持謹投諸方上善共締淸緣者竊以像設嚴眞儀之奉齋廚維淨侶所安祝贊有歸功緣爲大方經營之伊始宜助藉之相先凡我同人幸垂一諾謹疏戊申六月日遺山老人疏 遺山集

請太一宮提點李大師任天封疏　元好問

太室兼衡霍之秀天封維仙聖所廬劍飛而古柏仍存石澗而仙蒲未老孰爲眞隱再暢元風揚潘馬之徽音續覃劉之正脈李公大師源分渦水名動漢庭靜一得精微之傳沖退爲衰薄之鎭惟望拜之祠既舉而司眞之治方虛敢因黃鶴之書敬促青牛之駕璧門金闕瞻星漢以非遙元都石壇佇嵩呼之復振善哉行矣今

正是時遺山集

興國院改律爲禪請住持疏二首　元好問

軌轍交馳塵勞先起皮毛盡落眞實具存星河同是一天淮濟更無別水談空說有何妨捩轉話頭指東畫西究竟不離當處眷兹興國初議安禪誰堪選佛道場來興開山公案集公淸風帀地滿月當秋不甘北覬之鈐鎚自得壽甯之衣鉢（僧闕壽甯月）光明既露難擬蓋藏賓主相諳共爲推挽雲山改色鐘鼓同聲甓從華表之游盡革靑氈之舊法筵龍象同歸佛祖之權大地山河來祝南山之壽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福慧兼全萬爲希有人境相値一變從新載惟祖父之田園遠歷隋唐之歲月透龕仍在露塔相望雖齋鼓粥魚粗供朝夕而樹林水鳥未極幽閑幸我賢侯特紆深眷謂打地之淸風未遠而開門之勝概空孤變遷既異於古今授受甯論於甲乙誰其作古自有當仁固知不出當家終亦難逃公議月輪桂樹斬新別出一枝佛

國旃檀何暇更求他木某公清標孤峻道照虛明袖裏圈繢穿透向上諸人鼻孔林間几席坐斷天下衲僧舌頭既為大事因緣化身合與末法眾生援手自教自禪之已竟誰賓誰主以何言勿云鶴戀舊窠自是龍行故道高提正令行十三八棤之權永為皇家延百億萬年之壽無勞擬議便可承當 遺山集

曹子歸葬疏　元好問

松柏歲寒莫重死生之託金蘭天屬亦有急難之求久要不忘交情乃見通甫曹君牧之風調張祜才名誰謂雍容閒暇之平生而有零落棲遲之暮景風霜十月身去國而不歸逢翟一邱事盍棺而未了且行路有匍匐之救豈徒哀無賵賻之文凡我同盟忍忘斯義城旁冢地何如溫序之鄉閭汴上麥船會有范家之父子 遺山集

金蓮社開明疏　王嘉

竊以慧燈永照須憑玉蕊之光性燭長明決得金蓮之耀內沐三

光之秀外消四假之名步虛攄空探元搜妙洗來瑩淨之鄉出入芳馨之路各懷珠璧共捧瓊瑤顯要全神須令養氣消遁斯訣請掛芳衛　重陽全眞集

玉花社疏　王嚞

竊以玉花乃氣之宗金蓮乃神之祖氣神相結謂之神仙陰符經注云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子母相見得做神仙起置玉花金蓮社在於兩州務要諸公得認眞性不曉眞源盡學旁門小術此是作福養身之法并不干修仙之道性命之事稍爲失錯轉乖人道諸公如要眞修行飢來吃飯睡來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學道只要塵冗事屏除只要心中清淨兩个字其餘都不是修行諸公各懷聰慧每日齋場中細細省悟庶幾不流落於他門行功乃別有眞功眞行晉眞人云若要眞功者須是澄心定慧打疊神情無動無作眞清眞抱元守一存神固氣乃是眞功也若要眞行者須是修仁蘊德濟貧拔苦見人患難常行拯救之心若化誘善人入道

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後已與萬物無私乃眞行也伏願諸公早乘照鑒重陽全眞集以上原列卷一百十五

追薦李中丞子賢靑詞　趙秉文

宿纏惡業豈天譴之可逃追拔亡魂亦國殤之可愍輒殫誠悃仰瀆高明伏念先伯某早以書生偶塵科第功名素負忠義自將位卑而言高身小而膽大貴臣失律願行莊賈之誅逆賊弑君乞致陳恆之討憤京師之寡援先士卒以請行鳩義軍烏合之餘抗蕩賊鴟張之勢矢貫膂而沒鏃血流踵而能軍遂以潰圍因之扈駕追以義勇達於上聞半歲九遷遂躋三品一生萬死誓救孤城運糧餉以先驅之偏裨之後繼一軍獨沒四海共哀量力雖非原心可恕伏念生居人世未脫塵緣三生宿對之冤一念差殊之習豈無罪釁以致淪亡兆仗勝緣曷資冥路是用肅陳清醮祗演靈科冀銷黑簿之殨魂度朱陵之府滏水集

設正卿度孤魂靑詞　李俊民

民不聊生豈亦自求之禍天無私應盜由所感之誠爰瀝丹悰仰干洪造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某立身艱險陟世夔危偶叨五馬之榮承乏三刀之寄欲使化霑遠邇惠及存亡可堪暴露之餘猶在照臨之下念就死之地以無罪而隱焉恐不善之殃所由來者漸矣冀恐夙愆之殄必須大道之依是用精建靈壇虔備法供肅延羽侶妙繹其科伏望上聖降臨衆真孚祐曲加哀眷開濟冥途出彼黃泉戒賦融融之樂見夫白日罷形鬱鬱之嗟莊靖集

崔仲通祭孤魂青詞　李俊民

民雖易處豈無就死之冤天豈私親盜有感誠之應輒披丹懇仰瀆元穹伏念臣某遭世艱回脫身荼苦幸延殘喘念及非辜然命之短修皆莫逃其數爾而理有施報何如此其酷邪庶招冥漠之魂宜膺馨香之薦謹差穀旦爰傚淨筵萃羽裾之清流繹琳科之秘旨伏望上真垂祐列聖降臨鑒是哀衷錫之嘉貺人生有限卒

隨宿草之陳物化無涯妙證落花之果 莊靖集

馬子華百日子九成追薦青詞 李俊民

靡瞻匪父奚勝痛割之情不反者時尤切孝思之感輒傾丹款上瀆元穹伏念臣父命不其延身莫能代向者劬勞之德今而冥漠之靈冀拯迷途行憑法廕謹因卒哭肅建清壇萃琳宇之勝流演瓊科之秘旨伏惟上真昭格列聖降臨亮是哀衷錫之休應多生積釁潛消元籍之書未拔幽魂並造朱陵之境 莊靖集

劉濟之禳災青詞 李俊民

生不可輕幸遂求安之請應由所感誓殫圖報之誠爰瀝丹悰仰酬洪造伏念臣某內守或戾外邪所侵葢不善於養和致遽期於勿藥心因默禱身即小康顧惟无妄之災恐亦自招之咎不依大道曷洗宿愆是用祇建靈場精修法事肅延淨侶妙繹沖科伏冀上聖垂慈眾真孚祐蠲除過責矜恤憂虞周濟存亡深甯外內將安將樂不罹六極之凶爾壽爾康啓賚一門之慶 莊靖集

郡守郭彥卿禳蝗青詞　李俊民

民猶艱食幸逢多稼之秋物或為妖欲作稗田之害敢披丹款仰叩洪私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時雨既霑嘉禾未實慮失垂成之望夙堅懇禱之誠爰建靈壇虔修法醮伏冀聖慈眷佑元鑒照臨亮是精忠錫之休應遺殃悉殄並無入境之憂和氣潛回永納降康之佑臣無任祈望請命激切屏營之至謹詞　莊靖集

馮裕之析城山祈水設醮青詞　李俊民

民服其業式堅望歲之心神享者誠聿獲降康之佑肆披懇款仰叩明靈臣伏念巖邑遺黎下田瀕產切慮陰陽之沴或成乾溢之災爰即祠宮精修法事仰祈沖祐垂鑒宸衷雲上於天常沐既霑之澤稼豐於野屢書大有之年　莊靖集

裴懷誠禳蝗青詞　李俊民

臣某言民初務本恆深傷稼之憂物或為烖益儆畏天之戒爰輸丹款預告洪私臣某伏念攝領郡符疚懷民事雖秋成之在邇奈

田害之未除非誠則無以動於神而妖固不足勝夫德慮常在此為之惕然故有事於靈場冀潛垂於嘉應餘殃悉殄並無入境之虞和氣頓回不失有年之望莊靖集

段正卿新居謝答年豐青詞　李俊民

物其多矣頗收望歲之心天實祐之以篤降康之祐肆傾丹款少答洪恩伏念臣脫迹戎行分司郡守所願公私之給仍求中外之安衛公子之居亦既完矣漢良吏之職果能稱乎責恐難逃憂未嘗歇欲立於無過之地必依夫眾妙之門是用肅命清流虔修法事仰祈靈鑒俯亮精衷福錫厥民普浹三刀之境慶流於後當增萬石之家莊靖集

楊榮追薦母及姪男青詞　李俊民

無母何恃烏勝終慕之懷謂天蓋高未獲孝思之感爰披款素仰瀆圓靈伏念臣涉世多艱遭家不幸方痛虞邱之樹或憂謝氏之蘭感恐自貽應如此酷冀悉罪根之洗敢忘道蔭之依是用延集

羽流肅陳法供仰祈昭鑒俯答哀悰長夜幽魂早遂往生之路合
門殘喘潛消死妄之哉 莊靖集

崔時可舉子醮謝靑詞　　李俊民

皇矣蓋高必以至誠而感居然生子允然吉夢之占爰罄丹悰仰
酬洪造伏念臣某幼違慈訓長慕貞風秘經二紀之艱危遠頼一
家之餘慶方篤奉先之孝俄膺錫嗣之祥續莫大焉望不到此難
稱生前之報預圖身後之修是用精建靈壇肅陳法供命琳宮之
淨侶演瓊笈之沖科仰賴聖慈曲垂嘉祐豈惟見在潛消死妄之
哉亦冀未來獲享自求之福 莊靖集

秦贇孟贇追薦媍翁靑詞　　李俊民

業由所履遂分善惡之途情未能忘故有死生之說輒輸危懇仰
叩圓靈臣某系自孟孫出爲秦贇緦紫父喪已修過去之緣備友
毋存預證未喪之果謹因誕日肅建靈場命琳宇之清流繹蕊笈
之妙旨伏望上真孚祐列聖降臨俯鑒愚忱式垂嘉祐敬終撤始

益堅報德之心身後身前悉荷降祥之祉 莊靖集

孫德爲弟男設醮青詞　李俊民

家道式乖念其親之難保天鑒不遠諒所欲之必從乃罄虔祈肅償夙願臣某雖危茲久聚屬不收方懷急難之原仍建求亡之鼓居嘗慮此爲之泫然俯憐無告之民仰冒蓋高之德緬惟靈鑒亮是哀衷既壽且康永介一門之慶由中及外均蒙百福之崇 莊靖集

郭彥卿謝雨青詞　李俊民

臣某言和氣未回徒切三農之望至誠所感遽需一溉之恩爰瀝精神仰酬靈貺臣某叨膺民寄承乏州麾顧多稼之在田奈密雲而不雨恐因亢沴或害秋成肆申懇禱之悰即獲休祥之應神之所賜天且不違有開必先式表年登之瑞無德不報難忘祀典之常 莊靖集

崔仲通中元醮青詞　李俊民

天所親者無私惟德是輔人之應也以實有感必通肆綱克享之誠仰瀆蓋高之聽伏念臣某幼違眞教長昧元風屬百年喪禮之餘當四海毒痡之後艱芒萬狀保存一家上以慰陟屺之恩下以全舐犢之愛夫何修而致此實莫大之幸焉尚慮過未能亡悔猶可及庶幾獲其終吉敢不爲之敬感冀滌罪根依須道蔭是用謹差穀旦肅瀓淨筵萃羽裾之清流繹琳科之祕旨伏望上眞孚祐列聖降臨答是愚衷錫之嘉貺爰念恢恢之網不失之疏益堅翼翼之心聿懷茲福 莊靖集

郭彥卿追薦夫人靑詞　李俊民

時往不返恆深逝者之嗟道窮必乖尤切慨然之感肆伸丹悃仰叩元穹伏念臣官以恪居室靡遑處遂致起家之配俄成彌月之災憂喜相尋禍福莫測事甯免於一失義不容於兩全數實難逃孽恐自作冀悉餘殃之殄敢忘大道之依是用肅建靈壇虔修法供集琳宮之羽侶繹蕊笈之沖科周濟存亡普安中外伏望上眞

降鑒列聖垂臨答是精衷錫之休貺克蕃厥後已符夢姞之徵不及其泉早賦出姜之樂 非熊集

秦氏得子後報謝青詞 李俊民

責已也周猶有求亡之恨應天以實庶幾所欲之從伏念某識昧元風幼違眞教庚邱早歲遽纏風樹之悲謝氏晚年方覩庭蘭之瑞念常在此爲之惕然嗟窮而無告獨四者之民恐積耆不善非一朝之故痛自懲而悔過若不及以檢身思滌罪根仰依道蔭謹因穀旦卽事靈壇萃羽服之淸流繹琳科之秘旨伏望上眞垂祐列聖降慈答是精誠錫之多祐無後爲大免貽不孝之譏由漸而來獲保有餘之慶 非熊集

禳蝗青詞 李俊民

膏澤既濡已有順成之望嘉苗方秀或憂飛孽之殃爰罄丹悰仰干元造臣伏念民服其業稼多於田在三務垂成之功皆八政所先者乍慮因貪類有害豐年肆堅懇禱之衷冀速餘殃之殄緬惟

靈璧肅示休徵 莊靖集

太夫人五七青詞　元好問

恩重託身生成之義等禮名猶子嗣續之道存痛卵翼之未終忽桮棬之永弃致伸悃愊仰訴昊蒼 中謝 伏念臣母張婦德成家母儀範世儉必求於中禮嚴不至於失慈所以命臣者其道公所以拊臣者其勤盡三釜得暫榮之祿百身無可贖之年涓埃之願莫施風樹之悲曷已惟幽誠之有假或冥福之可徼敬叩元科竊依真廕土灰有望倘沾再造之仁草木何知永戴曲全之賜 遺山集

劉宣撫設醮青詞　元好問

戚然後徵惻情之必至救而不棄大道之曲成惟洪纖同萬化之歸故幽顯離一誠之間敢殫悃愊仰叩希夷 中謝 伏念臣某塵劫賦形昏衢失步偶會崩離之遇妄從角逐之餘出入兩州因循十稔豈微勞之可錄徒多罪之與俱果令暮景之桑榆尋陷畏途之荊棘憂虞甫集喪病踵來暴貴非祥因退藏之已晚孤根易撓在

摧折以何堪悔莫自追孽將安逭眘深衷之有假尙後福之可徼載舉元科竊依眞蔭恭惟至公立德宏濟爲仁閔其蜎飛蠕動之愍重以氣化形生之賜土亦有望倘需普貸之私溝壑未塡舉是自新之日 遺山集

張喜千戶青詞 元好問

暴貴無漸一歸自召之災大德曰生萬有必從之欲致殫悃愊仰叩希夷臣某腐朽餘生編齊庶品匪時緣之幸際撫氣質以奚堪戶封已追於通侯子壻繼聯於鼎族滿盈之極負乘是憂果罹瘥天之殃危失保家之長尙賴至仁之宏濟庶幾大道之曲成恭按元科竊依眞蔭自同草土固所謝之莫知未卽亦釘惟改新之永誓 遺山集

樊守謝土青詞 元好問

營建非時事關於倉卒陰陽干禁理藉於祈禳恭叩元科竊依眞蔭有相之道何知陰隲之私永建爾家倘覬曲成之賜 遺山集

邱和叔祈城山祈請聖水表　李俊民

東作西成方著舜耕之上春祈秋報必因禹奠之山蓋以享者克誠豈有求而不應臣伏念本境土兼冀壤俗襲晉風小人知稼穡之艱大旱有雲霓之望神或不祐歲何以登肆堅懇禱之悰冀速休徵之應緬惟靈鑒答是精衷雨不失時以畢三農之務祀有常典仰酬一溉之恩 莊靖集

馮裕之祈城山祈請聖水表　李俊民

三代以還咸仰配天之澤百世而下猶多戴舊之民凡致虔祈必蒙嘉祐伏念臣某職專奉上志切憂時室家襲晉儉之風稼穡闕舜耕之壤慮因旱虐有害秋成謹詣靈宮肅申懇禱仰希昭鑒俯答精衷應若桑林咸沐溉枯之渥祀如那首敢忘降福之私 莊靖集

段正卿祭孤魂榜　李俊民

易爲游魂遂著反終之說傳因化魄乃明爲厲之由未有所依是

誠可恤雖卒歸於冥漠猶不昧於英靈勿伏道慈冀起幽域願□
款素冀有感通謹擇某月某日命前上清宮提點大師孫景元就
某處說黃籙大醮三日六十分位祭一切無主孤魂並各家設壇
追薦遠亡近化姻親及收斂暴露骸骨正月十一日安葬哀集誦
念經文來書正月一日會疏將與法事預戒前期因豈無因有似
樹花之落死猶不死還隨月魄而生倘賴同心共成善果

崔仲通祭孤魂榜　李俊民

伏念無可奈何者命歟終歸於盡不得其所而死者奚禍之深義
有當爲祭而非諂況乃龍蛇歲在螻蟻生輕或因師旅飢饉之加
或在桎梏巖牆之下以棘林爲長夜以新野爲佳城京觀非楚子
則誰封戰場無李華而誰弔願傾誠懇肅藏淨筵所望上格神休
下開冥路聞而起起如從夢裏之呼樂且融融皆自隧中而出今
請到講三洞寶經提點大師孫景元擬於十月下元日就本州神
霄宮設黃籙大醮一座計陳一百二十分位祭河東南路無主孤

魂并設壇追薦各家遠年近代姻親同登道岸富如王氏宜輸請
命之錢貧似杜家可藉招魂之紙敢希勝侶同結善緣 莊靖集

高平縣瑞雲觀祭孤魂榜 李俊民

伏念縱橫血刃之兵毒痛安忍暴露依薪之野精爽奚歸其生也
不辰其死也無地徒有青蠅之弔奚勝黃鳥之哀形可復乎亦莫
能於司命魂兮來些或有賴於巫陽所依者人得請於帝豈特融
融之樂徧及黃泉抑令鬱鬱之居重見白日倘希善衆同啟虔心
莊靖集

孫講師約束亡靈榜 李俊民

右具如前今出榜曉示亡靈等衆卽聽次第呼招昭與昭齒穆與
穆齒無引非族無雜非類其附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新有故有
長有幼無相棄背如在左右不臘之處薦未必馨殺牛之鄰福未
必受無求人祀無奪人享無觸於梁無見於堂善有餘慶惡有餘
殃天之報施無異存亡固當率相教戒敬心歸仰領受功德速求

超度無致別有違犯故茲告示使各通知 莊靖集

孫講師約束孤魂榜　李俊民

右具如前今出榜曉示孤魂等衆即聽呼召男有男位女有女位無亂人倫無參異類無託物以爲無憑人爲祟無逞私憾無尋冤對無叫天無臯無請罰有罪其有强弱相欺貴賤相侮棄義陵上背恩憎主或號或呼或泣或訴或攘或奪或貪或妒輕躁跳梁矣傲狂舞前過未除重犯靈怒示繫幽囚難尋生路固宜相率敎戒敬心歸仰欽受符戒速求超度無致別有違犯故茲告示各使通知 莊靖集

開元寺重修經閣榜　李俊民

本州開元寺經閣近遭壞劫幸有遺基雖存起廢之心尚賴贊成之力今則度材計費鳩役募工冀我同誠畢茲能事且平地爲山尚有往者豈道旁築室獨無成乎高下隨宜其做黃金之地廢興有數復來白馬之經德不妄施福從實受暨普知識結大因緣 莊

碧落治平院祝壽榜　李俊民

竊以叢林標準法海津梁開諸佛方便之門證無上菩提之路雖云宏教所重報恩今請到因公和尚本院開演圓覺靜講爲國祈福祝皇帝萬歲伏願寶歷無疆洪基永固四海享太平之樂百僚崇相讓之風一切有情同登覺岸　莊靖集

結冬開講榜　李俊民

伏念會海福田忽躍銜經之兔藏陰淨域尋來聽法之雞物尙結緣人何背境本州碧落治平院者近將就毀今復增新欲開重悟之門肅闡大乘之教今請到裕州寶泉山因公和尚結冬開演圓覺靜講一百日爲國焚修祝延聖壽者勿謂一花五葉止掉葛藤要從萬水千山盡來瓶鉢庶幾善衆咸仰宗風　莊靖集

化供榜　李俊民

伏以衲衣雲集供依彌勒之龕魚木雷鳴咸仰如來之粥願茲香

積賴我檀那但學雪峯住山莫訝趙州貪食常念助緣之力敢忘惜福之心幸免負牛頭之糧少望送南臺之米稍能添鉢無愧上堂 莊靖集

請益榜

李俊民

竊以鐘鼓聲邊盡入雨花之界鉗鎚手底未施點鐵之功不有發明難成頓覺伏惟講主因公和尚維持宗教模範叢林孤如嶺表之雲瑩若波心之月雖長空過雁不立文字然枯木龍吟無離語言身後茫然莫舉三生之話指箇歇處願揚百丈之風傾落妙音發蒙大衆曲垂慈憫無吝獎提 莊靖集

設茶榜

李俊民

詩人多識遂留茶苦之名文士滑稽乃立葉嘉之傳豈謂詩情之重或承水厄之譏驛徒致衛公之泉喫不得盧仝之椀今茲閏月別具典刑與其強浮泛而體輕孰若自快活而心省甘易回煩枯免搜腸但歸愛惜之家以待合嘗之客 莊靖集

設粥榜　　李俊民

八方耆士畢聞賣劒而買牛歲雖在申自應乞漿而得酒豈君子之不周急況居者之有積倉轉墊之民之四方者幾矣滿堂之樂如一夫之泣何宜損有餘以補不足莊靖集

以上原列卷一百十六

金文最卷五十九目錄

雜著

副元帥討亂臣諭將士　李俊民

劾張唐臣酒過　李俊民

酒檄（山堂酒不至以督之戲檄）　李俊民

焚問舍券　李俊民

求田　李俊民

悼犬（以上原列卷一百十七）　李俊民

曹南商氏千秋錄　元好問

擬秦王擒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正大元年應辭科程文）　元好問

癖杜張諸人詩評　元好問

故物譜（以上原列卷一百十八）　元好問

金文最卷五十九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雜著

香山寺鐘識 明昌三年

伏爲本寺自經兵火荒廢多缺有師父僧寶昌於大定三年度到小師僧紹徹至明昌元年二月六日先師亡沒有僧紹徹病患在身又無徒弟以無法屬難以修宅請到本寺寄住僧慶璋權行管句前後一年並無修完至明昌三年三月六日退下院事紹徹自發願心禱告諸佛聖賢伏望遣諸方雲游高德願來本寺住座至二月閒果有二十餘人來到本寺至三月半有汾州靈石縣抱腹山迴鑾寺潭公首座洎一行僧衆雲游本寺且過有先住僧慈普缺紹徹報言來者首座堪可住持修完紹徹心中喜諾此時與內外檀越商議得便下書茶禮請同住雲相寺有首座僧許受請畢至四月十九日先後化主五人遍詣諸方普化齋糧至五月閒化

到米麥一百餘石重建僧堂一座次起秋講一席幸遇本縣主簿衛忠武爲重修功德主又化到在城都副維那鄭琮楊暉於淵紀首維那二十一名吳厚等同具勝緣鑄大鴻鑪一鍱起是聖賢指引皆是紹徹願心所成 寶豐縣志

泰甯宮鐘款 泰和六年

竊以將崇至道敢忘神宇之修欲振眞風須假鯨音之作故鳩哲匠用鑄洪鐘慶金索以高懸建寶樓而迭擊庶使羣迷聞至音而開覺抑令滯魄仗餘韻以超升伏願集此善緣仰增聖算時和歲稔國泰民安普暨一切有情莫不均蒙福利 金石萃編

夢賜帶笏上表稱謝覺而思之得其五六因補其遺忘云

王　寂

爲貧而仕素慚四壁之空得寵若驚猥被萬錢之賜撫躬知愧感泣何言伏念捕驪得鱗畫蛇成足嗟當途之見嫉投紹微以可憐蓋爲容無蟠木之先甘後來居積薪之上豈其衰朽有此遭逢丹

赤捫心無負孝先之經腹垂黃奪目不堪沈約之詩腰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力援孤蹤甄收舊物念羣言交搆擠臣於不測之淵惟
獨斷至公起臣於久廢之地哀其老態矣以異恩臣敢不佩魚自
警以不眠解貂無從於彝飲垂紳畫策贊股肱庶事之康搢笏稱
觴報岡陵萬年之福 拙軒集

僧尼度牒　王寂

右伏以聖時遭際梵教宏揚方治具之畢張宜法輪之常轉以爾
拈花受記剃草逢師既得度以比丘身當求證於菩提果護持戒
體精進道心往憑香火之因緣增祝君王之壽算 拙軒集

道士女冠度牒　王寂

範圍至道衣被含生太和薰靈寶慧香多暇適希夷眞境以爾脫
離世網攀慕仙梯諷蕊笈之元文佩金壇之秘籙損之又損優游
踐黃老之言純乎其純清淨賛唐虞之治 拙軒集

詠歸詞　趙秉文

歸去來兮風乎舞雩詠而歸既勿忘而勿助抑何喜而何悲時未
來而莫顧事既往而焉追化新新而不停習念念而覺非譬已飢
而方食孰既寒而忘衣無一毫之私意信天理之精微我思古人
睠乎若奔仰鑚前軌游心聖門習矣而察探之斯存坐見其與飲
見於樽利何爲兮桀跖善何爲兮孔顏匪義路兮焉由匪仁宅兮
孰安嚴三省以日儆防六欲而常關戒屋漏以愼獨尙衣絅而中
觀存夜氣之梏亡收放心而知還漸雲開而霧廓俄鳶飛而鯢桓
歸去來兮請從沂上之游娛曾點之舍瑟終不慕乎由求既盡心
而不貳亦樂天而何憂天地均仁於萬物播一氣乎郊嚋陞有下
澤水有方舟野陽浮兮藪澤光風泛兮林邱草漸漸而茁長水源
源而交流觀物態之熙熙廓予懷之休休已矣乎力天力兮時天
時我初無將亦無留捨聖道兮將安之存心以養性守死以爲期
慮道學之荒蕪遂日耘而日耔廓七篇兮孟訓哌二南兮周詩會
天人而一貫窮理盡性吾何疑 溢水集

焚驢志　王若虛

歲己未河朔大旱遠邇焦然無主賴鎮陽帥自言憂農督下祈雨甚急厭禳小數靡不爲之竟無驗既久怪誕之說興適民家有產白驢者或指曰此旱之由也雲方興驢輒仰號之雲輒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一人臆倡衆萬以附帥聞以爲然命亟取將焚之驢見夢於府之屬某曰冤哉焚也天禍流行民自罹之吾何預焉吾生不幸爲異類又不幸墮於畜獸乘負駕馭惟人所命驅叱鞭箠亦惟所加勞辱以終吾分然也若乃水旱之事豈其所知而欲寘斯酷歟孰誣我者而帥從之禍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禱言出而雨衛之旱也爲伐邢之役師興而雨漢旱卜式請烹宏羊唐旱李中敏乞斬鄭注救旱之術多矣盍亦求諸是類乎求之不得無所歸咎則存乎天也委焉而已不求諸人不委諸天以無稽之言而謂我之徵嘻其不然暴巫投魃既已迂矣今兹無乃復甚殺我而有利

於人吾何愛一死如其未也焉用爲是以益惡濫殺不仁輕信不智不仁不智帥胡取焉吾子其屬也敢私以訴某謝而覺請諸帥而釋之人情初不懌也未幾而雨則彌月不解潦溢傷禾歲卒以空人無復驢

哀雁詞 并序

王若虛

昔予居故人安仲和家將殺雁食客見而不忍爲作哀之之詞今三十餘年矣近讀趙公誠殺生文有動於心因追錄之以附其後雖文采不足觀者取其意可也

鳥之遠害宜莫如鴻浩浩長風寥寥遠空邈乎冥濛去萬里而無窮顧乃不幸而網羅之中刀机是委饕飧是充吁嗟乎其恫爐且熾鼎且沸宰夫礪刃而欲前坐客垂涎而思噬而猶神意自若低回睥睨不知禍期之行至可不哀邪捕者伊何貪於貨鬻用者伊何悅乎口腹我利我欲物罹其酷是以知人雖有生之至靈而亦其至毒也高而林莽深而川淵遠而窮邊僻鱗介羽胎卵濕化皆

有以致之而陳乎其前割劙鸞膾蒸燔烹煎濯腥滌翔窮甘極鮮一邑之內一朝之閒已有不可勝言者矣人亦嘗以己而推之乎一毛之去皆知惜寸膚之損皆知病所以自待如此其至也而獨於物不爲之少憐雖吾之智力可役而君之而彼之蠢愚至死而不能訴然其賦形稟氣同得於天故亦未嘗不苦則慘而樂則舒而惡夭閼而重生全柰何暴殄不恤以爲當然孰恤其冤孰懲其戾豈天有厚薄固以彼而奉此乎抑初無所主而自生自殖自擾自擊勢強者勝而專不然何其太偏也庖廚之遠君子以爲仁已既不忍則假手於他人夫其畏怖之情觳觫之悲可以想而知也何必見之之素臨之之親聞之曰物我類也類無分別滋味之在我何可賒性命之於彼極切至哉言乎卽是佛說亦何必持乎誡律推明罪業觀地獄之變相指刀兵之凶劫人惟爲餽舌之所謾是以安爲而不屑嗚呼戒之敢告來哲滹南遺老集

按大唐天潢玉牒顓帝之後生大業大業生媧媧娶有蟜氏之女感月光貫昴而生咎繇咎繇生伯翳伯翳之後世為士師至理成避桀之亂遯居伊侯之墟食李實乃改為李氏此言咎繇之後以理獄為功遂姓理氏其後子孫或改里氏至伊侯之墟避難遂改里為李也成生利正當商湯之時利正生昌祖昌祖仕陳為大夫因居苦縣昌祖生明明為陳相葬瀨鄉之北立廟因有相城明生慶賓慶賓生靈飛一名虔謂所言陳國乃古之陳國非周時所封胡公滿之國也自李成至虔會五世相承年代相類當此之時太皡之後已為陳國及周封舜後當是此陳既滅乃封胡公而王其地也靈飛之妻真妙玉女感日精之夢而生老君此一說也又按本記云老君生而能言指李木曰此我姓也隋內史舍人薛道衡老君祠庭碑云感日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李為姓未詳吹律之本是也又樓觀祖師傳云老君因聖母攀李木而生謂曰此汝姓也三家之說經傳備載之今並明之以彰聖人之宗緒矣至紂王

時居岐山之陽西伯命爲守藏史武王克商召爲柱下史其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干宗之子注注之子宮宮之遠孫假假仕漢孝文帝假之子解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風俗通云李伯陽之後出隴西趙郡頓邱渤海中山襄城江夏梓橦范陽廣漢梁國南陽十二望唐高祖淵二十二子其韓王元嘉守澤州武氏盜國宗室潛謀恢復事露皆被害妃房元齡女妃亡四子於碧落聖佛谷追薦母氏黃公譔善篆磨崖碑存焉其後裔孫因家於澤或隱或仕宋初李植字彥材熙甯開中武舉科隨范文正公西征官至右侍禁墓誌云葬於澤州晉城縣五門鄉從先塋也三子持搆授高祖李憲之忘其所出生曾祖猷猷生祖行可行可二子長之邵次之才之邵一子曰楫楫子六人長儀應進士舉恩榜二子亡有女在北弟馬興男閏郎在餘亡之才三子長植次構次俊民字用章植三子曰挺曰撝曰振挺男世英爲南馬鋪監沒王事撝謀謙甫進士第一科孟津機察男世甯監福昌酒構洛陽茄

店商酒監男鐵塊女遂仙在北俊民男揚伊闕商酒監楊一子道兒甲戌兵火值甲午二十餘年間皆物故矣獨閏郎在楫之孫也二子皆幼爲李氏之裔癸卯四月初一日丁未譜 莊靖集

龜鏡山人陳時發屏風　李俊民

道尊孔子妙窺三絕之編市隱君平坐閱百錢之肆在憂患而作者其精微之教乎儻學者加以數年則愚者必有一得龜鏡角折五鹿閣東九師以變者爲占其應也如響滕公之室居子之居晉隗炤之索金漢張伯之懷璧知來者逆情見乎辭筮而不從動則有悔莫靈如卦定因三畫之重或泄此書未免六丁之取蓋有聖人之道以斷天下之疑秦鏡雖亡幸斯文之未喪楚龜已朽賴其策之無遺而以言瀆則不告 莊靖集

副元帥討亂臣諭將士　李俊民

伊慼自貽久露酒天之惡帝德乃大尚寬棄市之刑儻滋蔓而不除將噬臍其難悔某官某誘竊戎柄包藏禍心飛書構敵國之師

詭計爲奔軍之將幸免崇山之外放敢兆蕭牆之內憂衆叛親離人怨神怒雖欲不忌器而投鼠或恐以蹊田而奪牛若執小嫌有傷大義忠於爲國奮不顧身少正兩觀之誅彼自取爾趙盾一字之貶我其免乎無爲彼先勉出乃力 莊靖集

劾張唐臣酒過　李俊民

欲解憂於杜康佳期難遇俄立威於甯越和氣有傷民自速辜酒以爲禮序點揚觶而語杜蕢歷階而升罰以兕觥脅以重斝彼醉不臧縱意所如受爵不讓多言數窮登牀而忤鄭公脫靴而忿力士鴟夷過左阿君之家沐猴舞平恩侯之第自以爲適不知敗德自以爲眞不知喪身至有汝陽涎流公孫腹溢賀監眼花夷吾舌出未歌驪駒先賦相鼠犯朱虛之令激灌夫之怒拳安劉份之助帽脫張旭之頂曳墮地之遐罵到官之鄭不聞南康之納狂容不見後閣之遺窮賓在側雖有二豪所指豈惟十手醉猶未醒死而復甦初逐武坐之蠅便可去矣誰謂宋門之犬如此惡邪仰天而

呼烏烏向空而書咄咄幾年程普方思公瑾之交一旦楚元罷設穆生之醴宜加薄責用儆非彝盍省前愆勿貽後悔 莊靖集

酒檄 山堂酒不至戲檄以督之 李俊民

人生貴在意適吾輩況復情鍾念樂事之難并須同欲之相濟山堂主人作眞率會闢見在身掉船尋賀老於稽山齋具邀淵明於栗里盜甕而飲者醉指瓶而索者嘗伶婦無言宋犬不吠乃有忘形爾汝痛讀離騷了一生於蝌蚪視二豪如蜾蠃以其無公田而種秫故不待酉歲而乙漿莫請備逢惡賓亦可便稱名士獨不與李將軍爲地方且共江諸議論兵徒使汝陽流涎想見子幼耳熱醒猶未解釀可速傾得到於齋請驗靑州之事或薄如魯未免邯鄲之圍惠而不傷答則有悔余言不食衆怒難犯 莊靖集

焚問舍劵 李俊民

高堂主人好客不倦肇開東閣大闢南館坐上簪盍戶外屨滿客有趦趄而不獲進者乃持問舍之券而見焉其文曰百尺樓前問

舍萬人海裏藏身誰念入室相如四壁徒立自笑移居東野一物全無略敘幽懷勿嫌多事不欲起樓背山借宅種竹當門藝蘭開徑訪菊不欲犬吠於門梟鳴於木鬼嘯於梁鼠穿於屋所望取友必端聚賓以賢屣爲粲倒席因賈前鄒不可不迎枚不可不延醴如楚設榻似陳縣無使籍恥臣蔣雲羞吏宣謗謗者去唯唯者來紆餘者悅卓举者哀豈樂正子後長者而不見燕昭能自隗始而築黃金之臺乎主人讀畢捻而投之地客懷歸以語鶴鳴鶴鳴曰吁夫心契則言入目擊則道存豈不見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哉子欲以垂雲之翼投覆卵之巢其可耶乃取其券而焚之客於是浩然長往不數日主人及於禍而客免焉 莊靖集

求田　李俊民

願爲聖人氓但得一廛田大芘天下士安用萬間屋我館旣定我鄰旣卜人壽幾何生理易足約以自處能者養福非敢望設醴楚元指囷魯叔馮驩食魚子思飽肉乃有鄭相葫蘆薛公苜蓿陰將

軍之葱葉麥飯石季倫之韭萍虀豆粥吏部公之藜莧天隨生之杞菊商山隱士之紫芝少陵野老之黄獨請學爲圃中有樊遲之祿至於華元羊羹庾悅鵝炙監州螃蟹典籤熊白雖不至於噬來而客不可以不速蓋在人者己所不爲在己者人所不欲以小人之心爲君子之腹是則釜不須橼鼎不須覆犬不須吠蠅不須逐無事而食有靦面目噫忘其朶頤之凶以養我之老饕何其耐辱　莊靖集

悼犬

李俊民

余家有畜犬始善終惡衆欲烹之姑息閒其惡彌甚戊戌秋烹以饗衆衆意頗快余獨惻然悼之

非士性而畜常戒於晉祖陽氣而烹敢違於禮生豈不好禍皆自求爾心則獸心食者人食其志不如梨瓠其力不及韓盧盜如在齊吠如在桀楚人之井爲汝溺宋人之酒爲汝酸孝子爲之去妻里媼爲之逐婦徐勉不敢以還宅楊布不敢以易衣飢則乞憐飽

則反噬不敬而養雖猛何爲稍能聽指跟於蕭何自可得終老於柏直孔門弟子爾無儆蓋之思噲等少年爭效鼓刀之勇有此行者其能免乎蓋與衆而棄犬豈無故而殺牛雖然逐兎難忘上蔡之情可柰嗾獒終速桃園之禍莊靖集以上原列卷一百十七

曹南商氏千秋錄　元好問

曹南商氏族姓所起見於遠孫正奉大夫贈昌武軍節度使衡所著千秋錄備矣蓋自少典而降得姓者十四契始封商以子命氏十三世而至湯十七世而微子代殷後爲偃王又二十六世於秦於兩漢於曹魏六朝隋唐詳見於家牒者以節度君推世次系出陳之長平長平殷高宗冢在焉遠祖司空侑唐史有傳太和中再領天平節鉞子羽舉進士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僖宗聞其有禮學擢爲太常博士終於大理卿贈吏部尚書子暄暄之子處讓處讓之子嶽已上失其官號俱爲唐人嶽之子諱懷欽入五代十年生周顯德三年劉燦榜擢第終於宋建隆四年朝奉郎試大

理評事知曹州南華縣事致仕因家於曹享年九十四詳見譜牒藝自司空而後爲鄆人南華而後爲曹人避宋宣祖諱改姓商氏遊節度君九世矣南華之子摭淳化三年孫何榜擢第累官至比部郎中生七子宗聖宗傳宗回宗彌宗旦宗奭宗昱宗傳宗彌宗旦三子登科宗傳咸平三年陳堯咨榜擢第初仕蜀川後乃隔絕不知所終宗彌大中祥符五年徐奭榜擢第累遷至中書舍人仁宗朝時譽藹然有卿輔之望其後不樂仕進年未五十乃挂冠築堂曹南之西園名曰晦道時賢高其勇退盛爲稱道之享年七十娶冀氏封金華縣君生八子倚備儆傳佑侅佖偕倚備傳侅四子登科郎節度君六世祖也宗旦字繼周天聖五年王堯臣榜擢第官至朝奉郎知桂陽監平陽令享年五十二娶卞氏生四子伊灝脩侁詳見墓誌長子伊伊子諶倚元豐五年黃裳榜第一甲第三人擢第初任太原教授太學博士後元祐纂事興碑其名於餘官之列一子中立備皇祐三年馮京榜擢第三子穆之伯之適之傳

字夢臣皇祐五年鄭獬榜擢第繼登說書科授國子直講終於光禄寺丞出知虢州朱陽縣事亦足以知當時重守令之選也享年六十一累贈太中大夫娶李氏封恭人詳見墓誌郎節度君五世祖也生七子干之元之立之延之坦之成之貫之元之貫之登科侅嘉祐四年劉輝榜擢第終於通直郎致仕享年七十四娶張氏生五子先之才之孝之說之直之先之說之登科元之熙甯九年徐鐸榜擢第終於承議郎濟川鉅野令縣界金山寺碑在焉娶蕭氏四子因圉冉丙因登科先之元豐五年黃裳榜擢第終於衡州茶陵令貫之字以道後改名乂元祐六年馬涓榜擢第張君向辟爲計司屬官終於朝散郎知懷州武德鎮致仕享年六十七娶張氏封安人郎節度君之高祖也生六子周同冏冊丹甬皆業進士說之建炎五年李易榜擢第授鄧州文學後攝濟陰主簿阜昌二年通判興仁軍府事張君檄文商文學素勤學古可使入官令保舉堪赴吏部注擬差遣竟不就享年六十娶傅氏郎龍圖公之女

孫也四子默黜勳黯默後改名休復字子泰風儀秀整磊𥕛曠
博學有文老居汴梁娶江氏卽金紫公鄰幾女孫也有陶邱先生
文集行於世諶九舉終場建中靖國元年恩賜進士第終於虔州
大庾令因紹聖四年何昌言榜擢第終於通仕郎開德府臨河縣
令三子大有大聲大臨宋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郎致仕奏補畢
官至通直郎開德府濮陽縣丞一子驥岡字元壽建炎二年從劉
錫太尉解危滄州奏補拱輔從事入金朝換忠勇校尉享年七十
二卽節度君之曾祖也初娶周氏再娶鄭氏二子駒驪冊字元功
驎皆早世甬字子華俱以儒業顯於鄉里學者宗之祖駒字士龍
丹字大忠後改名愈字師心爲施內翰朋望詩酒之友生二子驥
兩赴廷試天資和雅博學强記教授鄉里泰和元年五月十五日
以壽終享年七十一祖母鄭氏封宜人三子長永錫字難老次敷
錫字福老次康錫字吉老難老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致仕妣王
氏濮陽郡太夫人三子仲曰衡字正叔滑稽豪俠有古人風季曰

衍字信叔穎悟早世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字平叔幼從祖學長師鄉先生李若訥若訥愛其才每器重之年二十五擢崇慶二年黃裳榜詞賦進士第釋褐主鄜州洛交簿以廉能換鄠縣尋辟威戎令時興定已卯歲飢民無所於糴公乃開倉賑濟然後白之行臺賴以全活者甚眾夏六月地震城郭摧圮夏人乘釁入寇公率領蕃部土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爲尚書省掾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授監察御史娥母鄜國夫人不時入禁中干預政事聲勢甚張公拜章極言自是鄜國被召乃敢進見宗室帥慶山奴軍淮南歸州失利朝廷置而不問公建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爲決杖八十因而退罷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温時一女在掖庭從史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塡插諸司貪墨張露而臺官無敢言者公歷數其罪詔罷温戶部改太后府衛尉公再上章若臣言温果可罪當貶逐温無罪則臣爲妄言豈

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哀宗爲之動容乃出温爲汝州防禦使未
幾改右司都事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
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遥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丞相完顏
華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仍佩以金符密院
保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務一決於公
矣明年召還行臺再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平章政事蕭
國侯公塞京東河決奏公以左右司郎中從行正大八年十月起
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
日軍至陝將由閿道之長水界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飢凍
不能戰主帥兀典棄衆降敵公爲北軍所得令去巾公瞋目大呼
曰汝欲脅從我耶我終不能降迴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
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一死報國耳遂拔佩刀自刎時年四十
有六褒贈正奉大夫昌武軍節度使初娶鄧氏繼娶鄭氏並封濮
陽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挺字孟卿業進士次曰授字仲經女一

人適進士劉茂孫男七人琥璘璹瑾皆業進士瑋瓛瑁及女孫二人尚幼初河間許古道眞以直言極諫稱於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皆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召道眞赴都堂問孰爲可相道眞以尚書省掾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卽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宏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眞已得請居伊川卽命驛召致之復右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眞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才爲可知矣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敦終始家居怡然毋慍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救世之學自名高者闊略而無所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米鹽簿書之間公天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卒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評者至今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斯世惜也故好問銘其墓云云　按公

所藏及記錄者有唐武德三年遠祖司空勛國公開山誥有體質平允才器敏洽宣力義旗功參造珠可吏部尚書宣和內府物也已下皆辟道堂題詠備在家錄自餘玉牒受之楚尾毛觀復給事中知曹州興仁軍府事三衢盧襄贊元濟北李邢商老任庭玉鄧忠臣山東路提刑使濟陰賀公叟楊庭東平路轉運使鄉先生李上達及子省元防方平濮州軍事判官林棣姚建榮興祖尚書左丞壽國公金城高汝礪嚴甫同知臨洮府事兼積石州刺史平陽孔天監偉明尚書右丞汶水賈守謙益之諫議大夫濟南許古道眞戶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臺山楊造叔玉尚書左丞日照張行忠信甫平章政事蕭國公東阿侯摯莘卿大司農戶部尚書相人張正倫公理等書札詩篇在家錄翰林應奉東明王鶚百一嘗作誥詞云出知外縣溧平其德讓之遺入掾中臺魁然有宰輔之望禮部閑閑趙公許與公有鵬飛九萬里風斯在下之語其爲時賢所推重如此尚何待侯言正叔以通家之故請爲千秋錄作後記因得件右之或疑商

氏名德相望而報施未豐者竊以水喻之今夫流泉出石罅開從濫觴之微涓涓而不絕及其合支流會衆川儲畜淵渟盡洞洑舒徐之態鼓之以長風驅之以迅雷泄雲雨而涵鬼物雖有千石之舟十丈之檣遲廻顧盼而不敢發蓋從微至著而有本者必如是耳今孟卿館嚴侯之門者十餘年侯溫然執擁篲之敬海內名勝率以淸廟之器許之諸郞玉立秀發生長見聞宜有不資於人而自熾者正叔年甫六十安閒樂易福祿方來他日羔雁成羣極人門盛事當信僕言之不妄云癸丑二月吉日河東元好問裕之謹書 遺山集

擬奏王擒寶建德降王世充露布 正大元年應辭科程文 元好問

臣聞天地之大無不容王者所以悉臣而悉主雷霆之擊無不滅神兵所以萬舉而萬全其有怙姦自終同惡相濟雖合縱連衡而自爲得計而禁暴誅亂者理有固然輔車之勢未成連頸之刑已及陳餘之輔趙歇竟成泜水之亡公孫之得隗囂何救咸門之酷

明鑒不遠覆轍相尋我國家統接軒符亂除秦跡斷鼇足以立四極射旄頭而靖八荒南征北怨而俱荷來蘇西被東漸而無思不服獨茲狂狡猶爾跳梁竇建德王世充者闒茸下材昏迷小醜要領不足以膏斧鉞名姓不足以污簡書僭號位以自居意兵刑之莫及狐鼠不神於晝出鷹鳩當化於陽和敢爲犄角之謀自隔照離之造魚肉兆姓塗炭二方稔惡貫以既盈諒靈誅之莫逭五侯共憤期分項羽之尸四冢既成待葬蚩尤之骨臣與諸將等致行天討動稟睿謀謂號既滅則虜自亡故燕可先而齊當後肅將禁旅進次東都賊既身來義當面諭人有請師之舉天開悔禍之期今不自歸後將無及計即從於馴伏乃更肆於憑陵不虞當轍之難遽有背城之役臣等先登進擊深入合攻戰聲騰洛水之波怒氣動邙山之色紛投戈而蔽野殷流血之成川健將既殲餘眾皆潰世充則堅壁自固恃求援之方來建德則埽境赴期會胥亡之不悟臣等鼓巳捷之勇迎自送之師破竹未比乎發機建瓴莫喻

其乘勢武牢方啟突騎直前諸將引陳以當其衝微臣卷甲以出其後鱷鯢自讋幾亟相悲以彼氣之既歸當我軍之方銳亂難復整徒誇軍厲於鵲山勢不久存果見星亡於牛谷臣以既擒夏賊尋詣洛師示以已獲之俘縱其所遣之使世充外謀已敗內勢又窮知無地而可逃乃詣軍而自縛一卒不損二盜克平其東都吏民等虐政久罹王靈甫及金鼓動發生之氣旌旗導長養之風莫不動地歡呼戴天感泣廓妖氛而一埽混文軌而大同升平之期自今以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沈幾先物神武應期從容高拱乎九重之中纖悉周知於萬里之外日將旦而羣陰伏顧小竊之何施天不言而四時行宜儁功之丕應臣某等謬司戎律初乏將材仰憑折箠之神俯遂請纓之志七旬來格微勞深愧於禹征萬壽無疆善頌敢忘於武拜 遺山集

麻杜張諸人詩評　元好問

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內鄉山中以作詩爲業人謂

東南之美盡在是矣予嘗竊評之仲梁詩如偏將軍將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故勝負略相當信之如六國合從利在同盟而懈於不相統一有連雞不俱棲之勢雖人自爲戰而號令無適從故勝負未可知光弼代子儀軍舊營壘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而精彩皆變弟恐三子者不爲光弼耳 遺山集

故物譜 元好問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跡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絕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䂖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大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

莊子文選之等倘千餘冊幷書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褙簽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卻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元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予以爲不然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

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卽空以遺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五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一百十八

金文最卷五十九

金文最卷六十目錄

雜著

附錄

金文最卷六十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雜著 附錄

郡守天池祈雨狀 元好問

維太歲甲辰四月辛未朔二十四日甲午忻州某官等惶恐百拜獻狀天池龍君殿下惟神血食一方膏潤千里靈應之迹著見有年某等資品凡陋德薄任重不能撫安閭里召迎和氣自開歲以來雖嘗被一溉之賜旣雨而旱今已十旬夏苗欲枯秋稼無望民庶嗷嗷將遂逋播匪我神明則將疇訴乃涓吉旦謹遣管內僧某道士某躬詣靈湫奉迎甘澤某卑職所限止於道左恭俟雲輿風馬尙辱臨之不勝懇禱之至謹狀 遺山集

優伶語錄 楊宏道

堅白子居於般溪之上不慕榮利喜爲文章田倉井飲與世淡然蕞爾山城再罹大兵雞犬不聞四郊草荒一官不調未獲祿食親

舊離散無所假貸祇服避地之訓歲九月而有汴梁之行所以赴銓調訪親舊也傳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生業既失安在其能三月也行次濟水之陽有同途者亦欲踰大河之南不貧不苟若有餘齋言語輕雜容止狎玩怪而問之曰我優伶也且曰技同相習道同相得相習則相親焉相得則相卹焉某處某人優伶也某地某人亦優伶也我奚以貧糧爲言竟自得之色浮於面聞之有感於余心者夫人之所以貴乎爲士者爲其道存焉耳仁義道之本歟仁以安人義以利人使人利而安之相親相恤者近焉優伶世之弄人也而有是哉而有是哉因且自念修身愼行讀書著文幾年於今矣獨無所同然乎哉側聞某官大夫名德之日久矣未嘗望淸塵拜下風得挼粲花之論今也路出東原（興定元年東府平錄事雷驪顏名淵）欲致謁於左右擬而未敢進也俄而自笑曰何期大夫之淺耶仁義之道在彼而不在此乎或曰爲期同乎大夫決巍科馳令聞自致於靑雲之上汝身不顯於世名不稱於人況

滯碌碌窮於逆旅果同乎堅白子曰轅下之駒德不配驥然亦馬也謂之非馬可乎或者不能對因錄優伶之語以為獻伺候門外進之麾之唯命 小亨集

錄大梁事

劉祁

金正大八年辛卯冬十一月余居淮陽北兵由襄漢東下時老祖母老母在南京趨往省焉既至京師邊聲益急聞北兵阻荆江與平章政事完顏哈達等謀縱北兵東渡將以勁騎蹴入江北兵既渡皆殊死戰哈達兵不能遏遂帥八都尉退保鈞州北兵襲之不進時朝廷憂懼不知所為然天下勍兵皆為二帥所統倚以決存亡又命參知政事圖克坦烏登殿前都檢點完顏重喜提兵扼潼關九年正月下詔求言於東華門接受陳言文字日令一侍從官居門待言者雖多未聞有施行者蓋凡得士庶言章先令諸朝貴如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戶部尚書完顏努森等披詳可然後進多為諸人革睽百無一達者余時亦憤然上書且求見口陳會翰

林修撰李大節直於門余付之且與語時事李曰今朝廷之力全在平章樞密看此一戰如何余無可奈何矣時正月十七日也翼日報聞十六日鈞臺與北兵戰酣會天大雪沒膝我師皆凍不能支轉戰良久北兵復自孟津南渡與南來諸兵會我師遂大敗伊喇蒲阿就擒完顏哈達竄於地穴中為所發見殺都尉苗英高英樊澤中郎將完顏綽華善諸驍將皆死京師大震下詔罪已改元開興為守禦京城計四面置帥府置行戶工部和斯濟雅博斯納帥北面李新帥東面范正之帥南面完顏寶訥阿卜帥西面富察君平張俊民張師魯舒穆嚕世勣分領戶工部事時平章政事兼樞密使完顏巴薩樞密院副使持嘉哈希用事二人奸佞無遠略士庶皆惡之末帝信用不能斥去識者知其誤國矣俄聞陷鈞州又陷許州許帥布掄死之二月陷陳州陳帥紐赫努色爾死之京畿諸邑所至殘毀末帝在宮中時聚后妃涕泣嘗自縊為宮人救免又將墜樓亦為左右救免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吏部侍郎劉

仲周等詣北兵告和不從三月北兵迫南京上下震恐朝議封皇兄荆王守純子薾國公某爲曹王命尚書右丞李蹊等奉以爲質子於軍前擢應奉翰林文字張本爲翰林院侍講學士從以北兵留曹王營中李蹊等回具言彼雖受之待北援京城將不免攻明日北兵樹礮攻城大臣皆分主方面時京城西南隅最急完顏巴薩主之西北隅尤急持嘉哈希主之東北隅雖緩丞相完顏薩布主之獨東南隅未嘗攻時人情洶洶皆以爲旦夕不支末帝親出宮巡四面勞軍故士皆死戰帝出從數騎不張蓋縱路人觀余時在道左欲詣陳便宜忽見一士捧章以進帝令左右受之諭曰入宮看讀當候之余謂此時當馬上覽奏行事今云入宮又虛文也遂趨去已而其事竟無聞北兵攻城益急礮飛如雨用人渾脫或半磨或半碓莫能當城中大礮號震天雷應之北兵遇之火起亦數人灰死軍士又自城根暗門突出殺傷甚衆總領富察古納高顯劉奕皆以力戰有功衆庶推之皆擢爲帥使分守四面相接

應時自朝士外城中人皆為兵號防城丁壯下令有一男子家居處死太學諸生亦選爲兵諸生訴於官請另作一軍號太學丁壯已而朝議以書生輩尫羸不任役將發爲礮夫諸生劉百熙楊煥等數十人伺上出詣馬前請自効上慰諭令分付四面戶部工作委差官由是免礮夫之苦平章巴薩怒諸生之自見上也趣召赴都以緩期杖戶部主事田芝又分令諸生監送軍士飯食視醫藥書礮夫姓名又令於城上放紙鳶鳶書上語招誘脅從之人使自拔以歸受官賞皆不免奔走矢石閒又夜舉燈毬爲令使軍士從暗門出劫戰令諸生執役燈滅者死諸生甚苦之俄以燈毬未具杖刑部郎中舒穆嚕世勣以前戶部侍郎李煥代之巴薩本無守禦才但以嚴刻立威譽夏四月八日始輟攻下詔改元天興傳聞北朝有命令勿擊衆謂攻三日不解城將隳已而城上望見北兵焚礮車衆皆以相賀俄聞北兵不退駐兵邏之由是知禍未艾也士庶往往縱酒肉歌呼無久生心秋七月北兵遣唐慶等來使且

曰欲和好成金王當自來好議之末帝託疾臥御榻上見慶等掉臂上殿不爲禮致來旨畢仍有不遜言近侍皆切齒既歸館餉勞是夕飛虎軍數輩憤慶等無禮且以爲和好終不能成不若殺之快衆心夜中持兵入館大譟殺慶等館伴使鄂屯安濟庫二人及晝亦死遲明宰執趣赴館視之軍士露刃詣馬前請罪宰相遑遽慰勞之上因赦其罪且加犒賞京師細民皆讙呼踴躍以爲太平識者知其禍不可解矣八月恆山公武仙提兵自鄧赴京師上命副樞哈希出兵援之至密縣遇北兵哈希遽退走仙兵與北兵轉戰於鄭州之西南會圖克坦烏登亦提兵東來相遇戰久之由哈希兵不相接皆敗仙引餘兵南歸烏登亦西走哈希還京師士庶罪其誤國上不得已廢爲民時京師被圍數月倉廩空虛尚書右丞李蹊坐糧不給下獄已而免死除名擢前戶部侍郎張師魯爲戶部主糧儲事時民閒皆言官將搜百姓糧人情洶洶甚以爲憂冬十月果下令自親王宰相以下皆存三月糧計口留之人三斗

餘人官隱匿者處死命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率總知開封府圖克坦伯嘉主之其餘朝廷侍從官分領其事凡主者所往劍戟從焉戶閤人詰不少緩用鐵椎監之石杵震之城中士庶人不毇以侍或搜獲隱匿者械於街雖皇兄后妃家皆不免軍士突入妃主驚逃驅縶奴婢使之指陳所匿京師巨家著姓被罪者甚多總領富察鼎珠尤酷甚杖殺無辜數人凶黠輩因之爲奸利由是百姓離心識者知其必亡十二月朝議以食盡無策末帝親出東征丞相薩布平章巴薩右丞完顏温綽工部尚書權參知政事李蹊樞密院判官白華近侍局副使李大節左右司郎中完顏進德張袞總帥圖克坦伯嘉富察古納高顯劉奕皆從上與太后皇后諸妃別大慟誓以不破敵不歸儀衛蕭然見者悲愴留參知政事完顏努森樞密副使完顏實訥阿卜權行尚書省兼樞密事以餘兵守南京上既出遇鞏州帥完顏呼沙呼提兵轉戰來赴援因從以東初上疑東面帥李新跋扈有妄言先罷爲兵部侍郎將出密諭二

守臣羈縶已而上出二人者以事召新詣省新疑其見擒縱馬突城門欲出門者止之新棄馬踰城二人者遽命將追及墮湟水中斬其首時末帝既出人情愈不安日夜望東征之捷俄聞北渡前鋒方交戰有功取蒲城進取衛州巴薩等望見北兵遽勸上登舟船南渡從官多攀從不及死於兵而驍將圖克坦伯嘉高顯劉奕輩初不知上去已而軍士皆散沒上以餘兵狼狽入歸德杜門京民大恐以為將不救矣二守臣素庸闒無謀但知閉門自守百姓食盡無以自生米升直銀二兩貧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載數車出城一夕皆剮食其肉淨盡縉紳士女多行凶於街民間有食其子錦衣寶器不能易米數升人朝出不敢夕歸懼為飢者殺而食平日親族交舊以一飯相避於家又日殺乘騎馬牛自啗至於箱篋鞍韂諸皮物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貴家第宅與大市中樓館木材皆撤以爨城中觸目皆瓦礫廢區無復向來繁侈矣朝官士庶往往相結攜妻子突出北歸眾謂不久當大潰二年

正月末帝遣近侍局使圖克坦色實等入南京取太皇后皇后諸妃嬪赴歸德既出城與北兵遇復倉皇歸宮於後色實獨擕其族以去末帝斬之時外圍不解上下如在陷穽中且相繼殍死議者以爲上既去國推立皇兄荆王以城降庶可救一城生靈且望不絕完顏氏之祀是亦春秋紀侯大去其國紀季鄰入於齊之義不得已者況北兵中有曹王也一朝士皆知莫敢言二守臣但曰當以死守眾憤二人無他策思有一豪傑出而爲之救士民余夕見左司郎中楊居仁白其事楊云是事固善然孰敢倡者彼二執政亦知之而不敢言且不敢爲也二十一日忽聞執政召在京父老士庶計事詣都堂余同麻革潛眾中以聽二執政立都堂簷外楊居仁諸首領官從爲省掾元好問宣執政所下令告諭且問諸父老便宜完顏努森拱立無語獨完顏實訥阿卜決復申諭以國家至此無可柰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且繼以泣涕諸愚叟或陳說細微不足採余語麻革將出而白前事革言莫若以奏說密陳子歸草

之吾當其上也余以是退明日同革獻書其夕頗聞民閒稱有一西南崔都尉藥招撫者將起事衆皆曰事急矣安得無人余既歸夜草書備論其事遲明懷以詣省庭且邀革往自斷此事係完顏氏存滅且以救餘民雖死亦無愧矣是旦大陰晦俄而作余姑避民閒忽聞車馬聲市人奔走相傳曰達靼入門矣余知事已不及遂急歸路聞非北兵蓋西南兵變已圍尚書省矣時崔立爲西面都尉權元帥同其黨韓鐸等舉兵藥安國者北方人素驍勇爲先鋒以進橫刃入尚書省崔立繼之二執政見而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議安國先殺竇訥阿卜次殺努森又殺左司郎中呐噶德暉擊右司郎中楊居仁聶天驥創甚省掾皆四走竄匿民家崔立既殺二人提兵尚書省號令衆庶曰吾爲二執政閉門誤衆將餓死今殺之以救一城民且禁諸軍士取民一錢處死闔郡稱快以爲有生路也會時忽陰雨開霽日光爛然立提兵入宮見太后自陳其事太后惶怖聽命拜立爲左丞相都元帥壽國公立以太后令

釋衛邸之囚召衛王故太子梁王某監國遂取衛族皆入宮卽遣使持二執政首詣軍前納降款明日立坐都堂召在京父老僧道百姓諭言皆曰謝丞相得生立又自詣軍前授謁歸附命歸令在京士庶皆剃髮爲北朝民初立舉事止三百人殺二執政當是時諸女直將帥四面握兵者甚多皆束手聽命無一人出而與抗者人謂李新若在決與抗衛新死故立得志立變之日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提點近侍局兼左右司郎中烏克遜努色爾縊於臺中戸部尚書完顏仲平亦自殺初立以副元帥藥安國首事難制忌之因其夜取故監軍王守之妻旦坐都堂以安國犯令叱左右斬以徇於是朝士震慄無令不從梁王雖監國在宮中虛名而已立以其弟某爲平章政事張頌爲殿前都點檢韓鐸爲副元帥知開封府左司都事舒布哩濟之爲御史中丞皆其黨也又以吏部侍郎劉仲周諫議大夫張正倫參議省事蓋立取仲周女爲妻正倫有人望也又以前衛尉鄂屯阿固岱爲尚書右丞殿前都點檢溫

德亨伊實爲參知政事仲周正倫皆進參知政事省令史元好問爲左右司員外郎又以刁璧爲兵部尚書元帥左監軍初立起興璧謀及其期璧不往立頗怒之故不得執政一時人望與士大夫退閒者皆以次遷擢臺閣中其除拜無虛日俄立自爲太師尚書令鄭王聞鈞汝閒有衆據西山不從命立遣韓鐸帥兵討之鐸中箭死以折希顏加開封府立又封諸內藏庫將以奉北兵亦往往取歸其第又搜選民閒寡婦處女亦將以奉北兵然入其家者甚衆又括刷在京金銀命百官分坊陌窮治之貴人富家俱被害陳國夫人王氏末帝姨也素富於財平章巴薩夫人亦富侈右丞李蹊舊以取積聞其妻子皆被搒掠考訊死立又自詣軍前求免剽掠又求縱百姓出城挑菜充飢於是人得出近郊採蓬子窠甜苣菜雜米粒以食又聞京西陳岡上有野麥甚豐立請百姓往收之立又聚皇族皆入宮俄遣詣青城皆爲北兵所殺如荆王梁王翼皆預焉獨太后皇后諸妃嬪宮人北徙百姓初聞皇族當北往有

竄其間者亦被誅軍前又取壬辰諸宰執家屬治罪爲殺唐慶事故相侯摯亦見殺四月二十日使者發三教醫匠人等出城北兵縱入大掠立時在城外營中兵先入立家取其妻妾寶玉輩以出立歸大慟亦不敢誰何大臣富家多被荼毒死者而三教醫匠人等在青城側亦被剽奪無遺俄復遣三教人入城許百姓與北兵市易城中人以所餘金帛易北來米麥貪之然多爲北兵劫取莫敢語余時同諸生復入居八仙館中五月二十有二日會使者召三教人從以北嗟乎此生何屬親見國亡至於驚怖勞苦萬狀不可數迺因暇日記憶舊事漫記於編若夫所傳不真及不見不聞者皆不敢錄歸潛志

錄崔立碑事　劉祁

崔立既變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狀耶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廷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於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

數日忽一省卒詣余家稱尚書禮房小帖子云首領官召赴禮房余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即往至省門外遇麻信之余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信之言鄭王碑事欲屬我輩作豈其然耶即同入省禮房省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今在京官吏父老欲爲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余即辭曰祁輩布衣無職此非所當爲況有翰林諸公如王丈從之及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於衆心且吾輩生自王得之爲之何辭君等無讓余即曰吾當見王丈論之裕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余即趨出至學士院見王丈時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亦在焉余因語其事且曰此實諸公職某等何預焉王曰此事議久矣蓋以院中人爲之若尚書檄學士院作非出於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爲之乃衆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今士民屬子子爲之亦不傷於義也余於是陰悟諸公自以仕金

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爲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揚子雲劇秦美新其亦出於不得已耶因遜讓而别連延數日又被催督知不能辭卽略爲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後一省卒來召云諸宰執召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馬索余因劫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省中召王學士諸公會飲余亦陰揣其然既入卽引諸左參政幕中見參政劉公謙甫舉杯屬吾二人曰大王碑事衆議煩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與信之俱遜讓曰不敢已而謙甫出見王丈在焉相與酬酢酒數行日將入矣余二人告歸裕之曰省門已鎖今夕卽當留宿省中余輩無如之何已而燭至飲余裕之倡曰鄭王碑文今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公爲之王丈謂余曰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請太學中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知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其以城降也則銜之刻骨縉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人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觸其鋒禍及親族何以爲智子熟思之余惟以非職辭

久之且曰余既爲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定他人諸公不許促迫甚余知其事無可柰何則曰吾素不知館閣體今夕諸公其議之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公後於是裕之引紙落筆草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之作以爲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余曰裕之作政宜某復何言碑文既成以示王丈及余信之欲相商評王丈爲定數字其銘詞則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余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也然其文止實敘事亦無褒稱立言時夜幾四鼓裕之趣曹益甫書之裕之即於燭前焚其稿遲明余輩趨去後數日立坐朝堂諸宰執首領官共獻其文以爲壽遂召余信之等俱詣立第受官余輩深懼見立俄而諸首領官齎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爲余輩賀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時甘露碑有司取而磨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兵入城縱剽余輩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嗟乎諸公本畏立禍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以賣布衣之士

余輩不幸有虛名一旦爲人之所劫欲以死拒之則發諸公嫁名之機諸公必怒怒而逹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親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且輕殺吾身以憂吾親爲大不孝矣況身未祿仕權義之輕重親莫重焉故余姑隱忍保身爲二親計且其文皆衆筆非余全文彼欲嫁名於余余安得而辭也今天下士議往往知裕之所爲且有曹通甫詩楊叔能詞在亦不待余辯也因書其首尾之詳以誌年少之過空山靜思可以一笑 歸潛志

以上原列卷一百十九

十

附錄

人倫大統賦

張行簡

貴賤定於骨法憂喜見於形容悔吝生於動作之始成敗在於決斷之中氣淸骨羸雖才高而不久神强骨壯保遐算以無窮顏如冠玉聲若撞鐘四瀆須宜深且闊五嶽必要穹與隆五官欲其明而正六府欲其實而充一官成十年顯貴一府就十載富盈房元

齡龍目鳳睛三台位列班仲昇燕頷虎頸萬里侯封英眸兮掣電豪氣兮吐虹若賦性麤惡禍必及如修德惕厲祿永終上長下短兮萬里之雲霄騰翼下長上短兮一身之踪跡飄蓬惟人稟陰陽之和肖天地之狀足方兮象地於下頭圓兮似天爲上音聲比雷霆之遠震眼目如日月之相望鼻額若山嶽之聳血脈如江河之潒毛髮兮草木之秀骨節兮金石之壯欲察人倫先從額相偏狹兮賤天足惡聳闊兮富貴可尚若見伏犀之骨定作元臣如有額道之紋決爲上將右偏母妨左偏父喪山林豐廣多逸豫邊地缺陷足悽愴覆如肝而立如璧壽福實繁聳若角而圓若環食祿無量塵蒙而身無所貲玉潤而名高先唱豐隆明者生必早達卑薄暗者死無所葬福堂之上氣暗慘幼歲多迍驛馬之前色黃光壯年受貺色貴悅懌紋宜舒暢貧薄孤獨曲水漫溷居侯伯者偃月之勢處師傅者懸犀之象鼎足三峙列三公以何疑牛角八方廁八位而無妄觀夫眉宇寬廣心田坦平狠愎者低凹其骨狂狷者

陡高其稜粗厚愚魯秀濃慧明短不及目者貧賤長能過眼者寵
榮尾散者貲財難聚頭交者身命早傾中心直斷惠性少兩頭高
仰壯氣橫毛直性狠毛逆禍生覆目輭柔而少斷偃月高揭而好
爭扣促無間傷蜉蝣之短晷毛長及寸享龜鶴之遐齡十字高品
天文大亨作坤字者祿二千石成土字者將百萬兵列土分茅由
玉田之高助紆朱曳紫蓋水鳥之圓成欲察神氣先觀目睛賢良
澄澈豪俊精英性端正者平視無頗情流蕩者轉盼不甯黃潤定
至於黃髮白乾終至於白丁顧下言徐叔向知其必死視端趨疾
魏主見乎得情神陷短壽睛凸極刑斜盼者人遭其毒凝視者自
剋其形淫眼神蕩姦心內萌睡眼神濁而如睡驚眼神怯而如驚
病眼神困而如病未愈醉眼神昏而如醉不醒豁如視而有威名
揚四海迴然驚而不瞬神耀三清眥圓者其機深於城域堂露者
厥子乃是螟蛉犬羊鵝鴨何足算雞鼠猴蛇奚可評豕視心圖而
無定狠顧性狠而難名後尾有如刀裁文斯博雅前眥似乎鉤曲

智足經營性女賦質與男異禎和媚有常者貴重圓凸不秀者賤輕臉薄赤而少節精瑩澈而多貞眼下氣清夫必哭尾後色白男必憎三角多嗔爲妨夫之霜刃四白帶殺作害子之青萍惟耳者主聲音之聽聞爲心腎之司收觀其形狀顏色見乎休咎榮辱垂珠朝海必延算而餘財偃月貫輪終朝王而執玉圓而成者和惠偏而缺者慘酷其薄如紙兮貧早死其堅如木兮老不哭白或過面主聲聞之飛騰瑩且如輪主信行之敦篤似豬者不聰而貪婪如鼠者好疑而積蓄輪曆雖明假學則貴孔毛能長善持不覆性譎詐而難測蓋爲如猴糧匱乏之而靡充卒有似虎薄如向前賣盡田園反而例後居無室屋昏暗難議乎登第焦枯屢歎其空軸壽越眉兮貴噀血聰明潤兮富貼肉輪曆生乎黑子智足經邦門輔起乎匿犀功當剖竹惟鼻者號嵩嶽以居中爲天柱而高聳粱貴乎豐隆貫額色貴乎榮光溢目斂小慳劣頭低孤獨斜如芰藕之狀囷之瓶儲圓若懸膽之形柴倉鼎餗青黑多凶黃明廣福柱缺

終身難薦鶚梁斷三十當畏鵬大而滯者爲賈旅小而狹者作童
僕極貴之色似老蠶之光明下愚之人若蜣蜋之局促完美宜官
破露憂獄準頭隆者誠信法令深而嚴肅疾病尖薄慳悋小紬蘭
臺明兮井旅賓井竈露兮廚無眾骨如横起忌與結於交朋紋者
亂交慎勿爲乎眷屬夫人中者溝洫之態深則疏導淺則滯延淺
短絕嗣而天命深長宜乎以遐年黑子難產乎䠀上横紋殍卒於
道邊上狹下廣兮多後旺下狹上廣兮屢孤眼深長者誠信著寬
厚者功名先微如一線之絣身填溝壑明猶破竹之仰家世貂蟬
唯口者語言之鑰是非之關禍福之所招利害之所詮端厚寡辭
者定免乎辱誹謗多言者必招其惑肥馬輕裘由方成於四域由
將入相盍大容乎一拳屑欲厚語欲端音欲朗聲欲辭上下紋交
子孫眾周市稜利仁信全喫血餘資似括囊而貧薄含丹多藝如
炊火以酸寒合勢欲小開勢欲寬狗貪馬餓鼠饞蜂聚大言寡信
者略綽無機促齡者偃蹇青黑禍發黃白病纏左右紋覷定凶惡

上下急蕩多迍邅如鳥喙者高人多難共處同劍鐔者義士可與交歡惟壽算之前定以牙齒之可觀康甯者齊且密賤夭者疏不連上覆下者少困下掩上兮老鰥班馬文章白若瓠犀之美喬松壽考瑩如崑玉之堅當門二齒缺則命蹇於沒世學堂一官全則聲聞於天下焦黑困乏鮮明足錢二十四兮命折三十六兮壽延尖若立錐必乏衣食之士齊如編貝優登廊廟之賢惟舌者以短小薄鈍爲下以長大方利爲先方長者咳唾成玉短小者皂隸鞦鞭黑子凶惡粟粒榮遷黯紫布衣而肘露鮮明金帶而腰懸七星理明可享千鍾之祿三川紋足必倉萬戶之田允謂瘦人項短致災殃肥人項長必夭橫如鶻如瓶總非吉似鵝似豕皆不令豐圓厚實多財產光隆溫潤足權柄夫背所貴者豐隆身乃恃而安定貧夭絕嗣者偏側攲斜富貴有後者闊厚平正勢若據山之蹲虎利賓於王形如出水之伏龜考終厥命龍骨欲長而充實虎骨欲短而堅硬鳶肩者騰上必速恐不多時犀脯者爲儒早亨優於從

政指節欲其纖直脘節欲其圓勁厚而密密者謀必有得薄而疏者必多不稱勢若排竿貴可羨色如噀血富可競身卑才薄步中滿而起傾祿厚官榮有駟馬之形勝橫紋下愚縱理慧性骨露筋浮者主身賤皮堅骨枯者愁囊磬家殷而黑子斯明用足而橫紋乃亘富貴之相若苔之滑而綿之輭壽安之人如筍之直而玉之瑩心竿視聽內主魄魂帥六府之氣統五臟之神顏色始變是非已分惡則禍結善則福臻骨凸者燥而多劣毛長者剛而好嗔坑陷淺窄愚暗而多居下賤寬平博厚賢明而早廁縉紳腹爲水穀之海臍爲筋脈之源包萬物而獨化總六府以中輪圓厚富安儉薄乏之倉深寬富貴淺窄孤貧勢若垂囊風雷四方之震深能容李芝蘭于里之闈足者枝之謂身者幹之云枝以蔽其幹足以運諸身豐厚方正者多閒暇薄澀橫窄者必苦辛無紋身賤有毛家溫富累千金蓋有弓刀之理官封一品由成魚鳥之紋短小精悍者形不足而神有餘長大孱懦者形有餘而神不足伊形神而俱妙非

賢聖而孰得藏於內者如淵珠之粹發乎外者若焰光之燭善惡在人之憎愛清濁猶目之照矚質以氣而宏充氣以神而化育質寬則氣宏而大神安則氣靜而覆如是寵辱不足驚喜怒不足觸有氣無肉者譬若寒松有肉無氣者譬若蠹木李嶠耳息而享百齡孟軻內養而輕萬斛和柔剛正之謂君子險狹急暴之謂士卒如龜之息兮保其遠大如馬之歇兮重其馳逐身大音小禍所隱身小音大福所伏夫聲音之所發自元宮而乃臻於心氣以相續琅然而若擊石曠然其若呼谷斯乃內蘊道德終應戩穀謂之羅網者乾濕不齊謂之雌雄者大小相續或先急而後緩或先緩而後速是謂鱻俗之卑冗焉遂風雲之志欲辨四時之氣如春蠶吐絲之微徵察五方之色若浮雲覆日之旭旭地閣明而饒田宅天獄暗而罹桎梏粟黃繒紫多豪貴脂白爪黃合賢淑若相者精究其術而妙悟於神安逃禍福 恭錄 文瀾閣本

天文精義賦 岳熙載

天體

太虛之內大哉天體既高遠而無極故談論而不一蓋天則云大如蓋笠宣夜則曰天了無質渾天以形圓裹黃爲喩方天以火方轉遠爲比聽天謂天如人形而北則偏高安天言天形常安而星辰不麗穹天之說天不正圓四天之書史官不記觀天者制器以占夫惟渾天既親而且密

渾天

天者至健至大之形地者至靜至厚之質天包地外也地上下皆天地在天中也天表裏有水其圓如彈丸而無端其轉如車轂而不息渾渾沌沌無極之氣衝其中窈窈冥冥太陰之氣固其體星也者精發於天體生於地列宿乃山川之精日月太陰陽之氣萬物既不可勝數萬象亦不可勝紀天度縱橫皆三百六十五度少强天運環周計五十一萬三千餘里列宿乃半見而半隱緯星乃或順而或逆日有發舒之殊月有遲疾之異赤道圓平帶天體之

紘黃道勢斜爲日轂之軌必欲考躔離順逆之微宜先爲渾儀效天之器

渾儀

天渾儀之制而有三重一重在外六合爲名陽經雙環南北並立陰緯單環橫嵌其中陽經列周天并二極出入地度陰緯分八卦及八千十二辰宮別有天常一環與陽經陰緯相固上晝八刻之數與二十四時相同第二三辰之儀游於六合之內璇璣亦有雙環法乎陽經之制赤道辨列宿節氣卦候之數黃道明纏度分至出入而已相交於卯酉之上附著於璇璣之體因雙環釭釧之樞機載二道轉移而不息第二三辰之中四游所居之限更爲璇樞之雙環悉如璇璣之釭釧璇璣上附以直距直距中安其窺管直距一窺管一直距各長五尺六寸六分闊一寸六分厚八分安四游儀內上屬北極下屬南極中施關軸以夾窺管舜典所謂玉衡也亦謂之橫簫窺管空長五尺七寸四分方一寸六分其兩首各

爲方掩方一寸掩中各爲環孔經七分半望其上孔適用日體於直距中南北低昂璇運持正窺測陽經下貫以鰲雲陰緯下立其龍柱下爲十柱水平以植之此爲渾儀之制度

地中

將營都邑先正四方立其圭表相其陰陽北至之影尺有五寸天地之心上下正當百物阜安乃可以立國四時氣正乃可以建邦地中則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百物阜安乃可以建王國爲偏東偏西則多風雨而影朝夕偏南偏北則多寒暑而影長短所以古明王設都而涖萬姓必宅居於中土而御四方

分野

壽星鄭兗角之與亢月武牢之口潁東抵壽域濱河濟逾淮源南及弋陽氐房心宿大火宋豫鄰齊舊分襄邑小黃之亳壽當歸德盡濟曹單宿之邳徐尾箕析木燕幽是稱濱勃碣高麗暨三韓之

所盡自北平保定雒北紀之所窮斗牛星紀吳越隸揚負淮水南及瓊厓之雷萬濱彭蠡東逾兩浙之蘇杭須考虛危元枵齊青循岱嶽之北齊滄濱棣之博德涉平陰萊夷淄濰之青登營室東壁之躔娵訾衛并之舒自太行環相東及大名之鄆濮起白馬衛澶北負河內之障鄴奎婁降婁分野魯徐海岱岳衆山之陽濱於淮泗兗沂海密之鄆利國皆屬胃及昴畢大梁趙冀自磁邢祁趙定深洺恩冀之眞定當滹漳古魏郡雁門雲中之北紀觜觽參伐實沈晉益自龍門以東而太行以西當雲中之南而雒邑之北鶉首秦雍并之輿鬼東井當雒之西北盡陝西西夏之邦輿鬼當雒之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柳星張鶉火之次周三河爲地之心自武牢之右而抵函谷之左負北河之南而當漢水之陰翼軫鶉尾楚之輿荊自襄房南盡鬱林之夷貊濱彭蠡西抵白帝之房陵王丙庚甲燕楚蔡齊戊已韓魏而中州河濟乙丁辛癸而分居四夷子周丑翟魏寅爲趙楚卯爲鄭辰趙晉亦主邯鄲巳衛午秦未爲

中山梁宋申齊晉魏酉魯戌趙亥燕

太陽

日爲太陽之至精光明盛實而常盈爲君父夫兄中國之應有遲疾發斂南北之行春行西陸在南陸謂之夏秋行東陸在北陸謂之冬迨三百六十五日乃云乎天周而次窮日移南而萬物乃死日移北而萬物乃生與月相會爲辰之朔十有二會爲歲之終大抵朔之有會由於月掩其日交而月在陽歷則虧西南而圓於東南交而月在陰歷則虧西北而圓於東北會分者有淺深各隨所望然也周禮十煇皆見太陽之旁祲象鑴監闇瞢彌序隮想祲氣浸淫相侵象氣成其形象鑴如童子所佩之鑴監乃雲氣臨於日上闇則日月食之而日或脫光瞢則日不光明而昏暗彌謂白虹貫日而彌天序謂冠珥重疊而相向隮暈虹而朝隮於西想思想而似如何狀

太陰

瀛洲水精爲月分其所主爲夜稟日照以爲光其盈極則必闕爲陰后臣妻夷狄之應有弦望晦望遲疾之節積二十九日半强與太陰復會謂之月青赤白黑表裏八行出入黃道通爲九名其行也不行於日道其會也必會於日衝會分少者由侵闇虛之徑淺會分多者由侵闇虛之徑深行陽歷而會則東北爲初虧而西北爲復圓行陰歷而會則東南爲始起而西南爲再盈會既明正東正西爲限由全沒於闇虛之所生闇虛在月之前月侵而過焉則月之虧於闇虛也未有不自東而西者也其於初缺必從乎東盈滿必在西也

歲星

東方歲星司春貌仁以甲乙爲配以齊吳是分營室之淸廟爲廟風雷之震動應君布農事播植百穀施慶賞以給兆民祚有道之主罰無道之君昔五星聚井而從歲變其事祚漢而爲秦書百二十年而踰一次覇代八十四歲而超一辰必伏一十三度爲限周

天以十二萬爲眞終卒積三百九十六日太強之數計行平三十三度六十之有三分若盈縮之失位必下降而貴臣在春當王色則如左角星而大歲星不居常則人君失政於春

熒惑

火星南方熒惑司夏令而視禮丙丁吳楚爲配爲邦執法鴻臚爲官爲職象離明而廟在心宿明堂主糾察百政在燔燒積穢遂賢良則無變出四聚則順軌伏見於二十四度之內外周天於二十日之表裏積七百七十九日之九十一分行四百一十四度之六分矣若盈縮失位爲妖爲兒童歌謠嬉戲在夏比心宿火星逆行則夏政乃失

塡星

土在中央曰塡星主季夏而思信所配也配於戊己所象也象於坤艮后德天子之言法地山而不震其廟以南斗之太室其行以不速而緩遲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其所在也民信而物順無動

土工之徭無興師旅之釁二十有八載行乃周天一十有六度分乎顯隱積三百七十八日而有八分行一十二度太强爲終卒盡失位爲婦人老人此盈縮失常之論季夏比北極中央之大星錯度則思心不容而虧信

太白

太白秋生西方言義於日爲庚爲辛於卦曰乾曰兌亢爲疏廟爲廟分主秦蜀之地主刑戮之殺罰有斷割之盛勢法大臣上公之官效司馬將軍之位凡國家動衆以興兵必先占太白之進退命將帥還其士詰誅暴慢修法制繕囹圄斷決小罪伏見九度之間周天於一載之際太白一歲一周天積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爲卒終行五百八十三度九十分爲變例失位下降爲壯夫處於林麓之內秋比狼星色白大而精明失令失行逆秋令而虧義

辰星

辰星北方色黑司冬爲聽主智於卦則坎水於是乎分於日則壬

癸於是乎配隸七星之貫官爲廟分燕趙之雁門爲邑一主殺罰戰鬭一爲刑法得失備邊境而禁關梁戒門閭而修鍵閉周天以十二月爲畢爲窮去日以十四度或見或入積一百一十五度八十分爲終率之期行一百一十五度八十分爲變段之常畢所在則有權智爲主之兵失位則下降爲婦人之質在冬則比奎之大星不效則逆傷乎水氣

天漢起沒論

天漢之起起於尾箕之閒謂之漢津始經口魚傳說天江糠星天籥斜行連箕斗天弁河鼓左右二旗上倒一派映天市之吳越至宋人宗星而止其大勢上絡天津（女宿內）車府造父（二星危宿內）螣蛇（室宿內）王良附絡閣道（三星奎宿內）天船大陵（二星胃宿內）下歷卷舌而入東井過四瀆弧矢之堰在社稷七星而沒

氣之遠近

氣候遠近眺望是先森森在桑榆之上千有五百隱隱望林藪之

內事十二千平視乃一千里之數舉目乃五百里之觀仰瞻中天百里內矣屬高屬地三千里焉散漫一方則無咎須隱雜殺氣則可占

風之遠近

從十里而來則動葉自百里而來則鳴條搖林木葉核爲二三百里之限折大小枝幹乃四五百里之約飛沙走石有千里之遠拔大木有千五百里之遙半日半夜爲五百里之風一日一夜是一千里之風三日三夜則風起三千七日七夜則風遍天下若近山澤水濱風氣異常可詁

占例篇

星體搖者爲動搖生鋒芒者爲芒角喜則光色潤澤怒則光芒枯燥疏折多相離而疏就聚之相近而數大者大於本體吉星吉而凶星凶小者小於本體凶星吉吉星惡存者守常得正亡者失其本體未當去而去則爲出一云離其宿分爲出不應來而來則爲

入又曰同體共色爲入二星相遠則無傷七寸以內則必災同色同光爲合爲南北乖隔爲離矣盈則超舍太進縮爲退舍太遲舍者經其宿而去其纏宿者經其舍而過其疾居乃在其宿位習乃位而不移東西相應則爲中在其中過則爲經經其中過則爲貫光芒刺之爲刺名磨謂切逼而過靡雖逼而開生鬬則往而返復掩則蔽而滅精同爲二體合一察之名辨其形環乃繞而不過繞乃環而不周淩者直往淩去句者往返如鉤已爲往返又往再鉤如已之遊曰牡曰牝在陽在陰兩體俱動而相觸曰觸自上而下若犯之則曰乘一動一靜直相至則爲抵以大迫小以上迫下則爲侵兩體相著爲薄會之論居之不去爲留守之稱遲者不及常度疾者行而過之逆以西行乃曰退卻順以東行乃爲進弛相逢於一宿謂之會倒自三星以上稱之聚期從有遲疾次第相及月中見星星會月也月掩星體星爲月會也相近盛明而爲同光也可見自上侵會而爲犯嚙也奚疑世無分守之土郡守乃古之諸

侯往制殊稱廷尉猶今之獄吏鮮卑即北狄之遺種戎夷即可兼酋帥之例文雖具於書術則在於意凡欲以致遠鉤深可通曉天文之精義　天一閣藏本

金吾案錢氏補元史藝文志曰岳熙載字壽之瀋陽人金司天大夫

流注指微鍼賦　何若愚

疾居榮衛扶救者鍼觀其虛實與肥瘦辨四時之淺深取穴之法但分陰陽而谿谷迎隨逆順須曉氣血而升沈原夫指微論中賾義成賦知本時之氣開說經絡之流注每披文而參其法篇篇之誓審尋覆經而察其言字字之明諭疑隱皆知實虛總附移疼住痛如首神鍼下獲安暴疾沈疴至危篤刺之勿誤詳夫陰日血引值陽氣流日溫鍼暖牢濡深求諸經十二作數絡脈十五為周陰俞六十藏主陽穴七二府收刺陽經者可臥鍼而取奪血絡者先俾指而柔呼為迎而吸作補逆為鬼而從何憂淹疾延患者疚之田燥煩藥餌而難拯必取八會癰腫奇經而畜邪纖歡砭瘳況乎

甲膽乙肝丁心壬水生我者號母我生者名子春井夏滎乃邪在秋經冬合乃刺矣犯禁忌而病復用日衰而難已孫絡在於內分血行出於支裏悶昏鍼運經虛補絡須然疼實痒虛寫子隨母要指想夫先賢迅効無出於鍼今人愈疾豈離於醫徐文伯寫孕於苑內斯由甚速范九思療咽於江夏聞見言希大抵古今遺跡後世皆師之纂鍼魅而立康獺從被出秋夫療鬼而識効魂免傷悲既而感指幽微用鍼直訣竅齊於筋骨皮肉刺要痛察於久新府藏寒熱接氣通經短長依法裏外之絕羸盈必別勿刺大勞使人氣亂而神隳慎妄呼吸防他鍼昏而閉血又以常尋古義由有藏機遇高賢眞趣則超然得悟逢達人示教則表我扶危男女氣脈行分時合度養乎時克注穴穴須依今詳定療痛之儀神鍼法式廣搜難素之秘密文辭深考諸家之肘函妙臆故稱瀘江流注之指微以爲後學之規則

鍼灸四書

金吾家鍼灸四書元竇桂芳編其一曰何若愚流注指微鍼賦前有閻明廣序若愚任履未詳明廣序曰近有南唐鑢何

公撰指微論又曰近於貞元癸酉收何公所作指微鍼賦貞元癸酉金海陵王貞元元年也明若愚為金人可知

鍼經標幽賦

竇傑

拯救之法妙用者鍼察歲時於天道定形氣於予心春夏瘦而刺淺秋冬肥而刺深不窮經絡陰陽多逢刺禁既論藏府虛實須向經尋原夫起自中焦水初下漏太陰為始至厥陰而方終穴出雲門抵期門而最後正經十二別絡走三百餘支正側偃伏氣血有六百餘候手足三陽手走頭而頭走足手足三陰足走腹而胷走手要識迎隨須明逆順況乎陰陽氣血多少為最厥陰太陽少氣多血太陰少陰少血多氣而又氣多血少者少陽之分氣盛血多者陽明之位先詳多少之宜次察應至之氣輕滑慢而未來沈濇緊而已至既至也量寒熱而留疾未至也據虛實而候氣氣之至也如魚吞鉤餌之浮沈氣未至也如閑處幽堂之深邃氣至速而効速氣遲至而不治觀夫九鍼之法毫鍼最微七星可應眾穴主持本形金也有蠲邪扶正之道短長水也有決凝開滯之機定刺

象木或邪或正口藏比火進陽補羸循機捫而可塞以象土實應五行而可知然是一寸六分包含妙理雖細擬於毫髮同貫多歧可平五藏之寒熱能調六府之虛實拘攣閉塞追八邪而去矣寒熱痛痺開四關而已之凡刺者使本神朝而後入既刺也使本神定而氣隨神不朝而勿刺神已定而可施定腳處取氣血爲主意下手處認水木是根基天地人三才也湧泉同璇璣百會上中下三部也大包與天樞地機陽蹻陽維并督脈主肩背腰腿在表之病陰蹻陰維任衝帶去心腹脇肋在裏之疑二陵二蹻二支似續而交五太兩開兩商兩井相依而列兩支足見取穴之法必有分寸先審自意次觀肉分或伸屈而得之或平直而安定在陽部筋骨之側陷下爲真在陰分郄膕之間動脈相應取五穴用一穴而必端取三經用一經而可正頭部與肩部詳分督脈與任脈易定明標與本論刺深刺淺之經住痛移疼取相交相貫之逕豈不聞臟腑病而求門海俞募之微經絡滯而求原別交會之道更窮四

根三結依標本而刺無不痊但用八法五門分主客而鍼無不效八脈始終連八會本是紀綱十二經絡十二原是謂樞要一日刺六十六穴之法方見幽微一時取十二經之原始知要妙原夫補瀉之法非呼吸而在手指速効之功要交正而識本經交經謬刺左有病而右畔取瀉絡鍼遠鍼頭有病而腳上鍼巨刺與謬刺各異微鍼與妙刺相通觀部分而知經絡之虛實視浮沈而辨藏府之寒溫且夫先令鍼耀而慮鍼損次藏口內而欲鍼溫目無外視手如握虎心無內慕如待貴人左手重而多按欲令氣散右手輕而徐入不痛之因空心恐怯直立側而多暈背目沈掐坐臥平而沒昏推於十干十變知孔穴之開闔論其五行五藏察日時之旺衰伏如橫弩應若發機陰交陽別而定血暈陰蹻陰維而下胎衣痺厥偏枯迎隨俾經絡接續漏崩帶下溫補使氣血依歸靜以久留停鍼待之必準處取照海治喉中之閉塞端的處用大鍾治心內之呆癡大抵疼痛實瀉痒麻虛補體重節痛而俞居心下否滿

而井主心脹咽痛鍼大衝而必除脾冷胃疼瀉公孫而立愈胸滿腹痛刺內關脇疼肋痛鍼飛虎筋攣骨痛而補魂門體熱勞嗽而瀉魄戶頭風頭痛刺申脈與金門眼痒眼疼瀉光明於地戶瀉陰郄止盜汗治小兒骨蒸刺偏歷利小便醫大人水蠱中風環跳宜刺虛損天樞可取由是午前卯後太陰生而疾溫離左酉南月死朔而速冷循捫彈努留吸母而堅長爪下伸提疾呼子而嘘短動退空歇迎奪右而瀉涼推內進搓隨濟左而補煖大凡危疾色脈不順而莫鍼寒熱風陰飢飽醉勞而切忌望不補而晦不瀉弦不奪而朔不濟精其心而窮其法無灸艾而壞其中正其理而求其原免投鍼而失其位避灸處而和四肢四十有九禁刺處而除六腧二十有二昔聞高皇抱疾未差李氏刺巨闕而復甦太子暴死爲厥越人鍼會維而復醒肩井曲池甄權刺臂痛而即射懸鍾環跳華佗刺躄足而立行秋夫鍼腰俞而鬼免沉疴王纂鍼交俞而妖精立出取肝俞與命門使瞽士視秋毫之末刺少陽與交別俾

聾夫聽夏蚋之聲哉夫去聖愈遠此道漸墜或不得意而散其學或愆其能而犯禁忌痛庸愚知淺難契於元言至道淵深得之者有幾偶述斯言不敢示諸明達者焉庶幾乎童蒙之心啟鍼經指南

流注通元指要賦 并引

竇傑

望聞問切推明得病之原補瀉迎隨揭示用鍼之要予於是學自古迄今雖常覃思以研精竟未鉤元而索隱俄經傳之暇日承外舅之訓言云及世紛踵罹兵擾其人也神無依而心無定或病之精必奪而氣必衰兼萬國因亂而隔殊醫物絕商而那得設方有効歷市無求不若砭功立排疾勢乃以受教遂敏求師前後謹十七年曉會無一二輩後避屯於蔡邑方獲訣於李君名源巨川斯人以鍼道救疾也除疼痛於目前愈瘵病於指下信所謂伏如彍弩應若發機萬舉萬痊百發百中者也加之以好生之念初無竊利之心嘗謂予曰天寶不泄於非人聖道須傳

於賢者僕不自揆遂伸有求之懇獲垂無吝之誠授穴之所祕者四十有三療疾而弗瘳者萬千無一遂銘諸心而著之髓務拯其困而扶其危而後除疼痛迅若手拈破結聚渙如冰釋夫鍼也者果神矣哉然念茲穴腧而或忘借其聲律則易記輒裁八韻賦就一篇詎敢匿於已私庶或傳於同志歲次壬寅重九

前二日題

必欲治病莫如用鍼巧運神機之妙工開聖理之深外貿砭金能蠲邪而扶正中含水火善迴陽而倒陰原夫絡別支殊經交錯綜會溝洫谿谷以歧異或山海丘陵而隙共斯流派以難揆在條綱而有統理繁而昧縱補瀉以何功法捷而明自迎隨而得用且如行步艱移太衝最奇人中除脊膂之強痛神門去心性之呆癡風傷項急便求於風府頭暈目眩要覓於風池耳閉須聽會而治也眼疼必合谷以推之胸膈身黃取湧泉而即可腦昏目赤瀉攢竹以偏宜若兩肘之拘攣仗曲池而平掃四肢之懈惰憑照海以消

除牙齒痛呂細堪治頭項强承漿可保太白宣導於氣衝陰陵開通於水道腹䐜而脹奪內庭以休遲筋轉而疼瀉承山而在早大抵腳腕痛崑崙解愈股膝痛陰市能醫癇發顛狂兮遲後谿而療理瘧生寒熱兮仗間使以扶持期門罷胷滿血膨而可已勞宮退胃翻心痛以何疑稽夫大敦去七疝之偏疼王公謂此三里卻五勞之羸瘦華老言斯因知腕骨祛黃然谷瀉腎行間治膝腫腰疼尺澤去肘疼筋緊目昏不見二間宜取鼻窒無聞迎香可引肩井除兩胛痛難忍絲竹空療偏頭疼不忍欬嗽寒痰列缺堪憑腰瞰冷淚臨泣尤準寬骨將腿疼以祛殘腎腧把腰疼而瀉盡以見越人治尸厥以維會隨手而甦文伯瀉死胎於陰交應鍼而隕足表諸痛爲實但痲曰虛（鍼經指南作聖人於是察痲與痛分實與虛）實則自外而入也虛則從內而出歟以故濟母而裨其不足奪子而平其有餘觀二十七之經絡一一明辨據四百四之疾證件件皆知從此天枉都無躋斯民於壽域幾微已判彰往古之賢書抑又聞心胷病求掌後

之大陵肩臂患責肘前之三里冷痺腎敗取足陽明之土連臍腹痛瀉足少陰之水脊間心後者鍼中渚而立痊脇下肋邊者刺陽陵而即止頭項擬後谿以安然腰腳在委中而已矣夫用鍼之士於此理苟明焉收卻邪之功而在於撚指濟生拔萃方參鍼經指南

以上原列卷一百二十

金吾案宋金時有兩竇卿同時同名同字而且同以醫顯金之漢卿仕至太師即撰鍼經指南者宋之漢卿隱居不仕即編鍼灸四書之竇桂芳父也

及門張月霄所輯金文最百廿卷其元書以償負爲郡城某氏所去副稾百卷經其從子照涵補鈔成完帙者今藏吾里瞿氏恬裕齋鮑子芳谷明於書籍勤購訪與恬裕齋主人善假出倩工繕寫全部經歲始完以書屬題余惟是書剞劂固難即繕鈔亦屬不易甚嘉芳谷之能好事爲此書多一傳本也爰書數語距作序之年閱十有八載其中人事變遷盛衰多故撫卷不勝嘅然

道光庚子十一月長至前三日七十九叟廷鑑跋

先榮祿公喜聚書嘗購得昭文張氏月霄所輯金文最一百二十卷擬付剞劂時譚玉生舍人丈亦贊成之旋以夷氛多惡往來遷徙迄靡定居事遂中止越廿餘年棨始募工刻之既成爰跋其後曰嗚呼夫人肖三才之須稟五常之精咸欲耀聲施垂示譽藉彼縑竹留其馥芬是以揚雲草元冀知音於異世劉晝著書誇姱榮於千駟然究之陵移谷遷草亡木卒貞幹一去名字翳如者可勝道哉是則蒐墜補遺拾殘捃逸睠茲重責惟在後賢竊嘗讀是書所輯金源一代之文而有感矣溯夫渤海龍興飈馳電掃始於收國以迄海陵文字甫興制科肇舉譬之唐室初定議禮多藉馬周魏臺始營故事或諮王粲此一時也大定明昌四方靜謐乘軺之使酌匹裂而敘歡射策之英染緹油而試藝愷樂娭晏雍容揄揚譬之馬工枚速奮飛於孝武之朝柳雅韓碑續藻乎元和之盛此又一時也逮乎汴水南遷邊疆日蹙龍蛇頑洞豺虎縱橫羈人同楚社之悲朝士有新亭之泣譬之杜樊川之慷慨乃喜談兵劉越

石之清剛輒聞傷亂此又一時也惜乎至大修史疏略甚多鉅製名篇並遭刊削瑣聞軼事會靡蒐訪夫完顏拓宇雖僅百年禮樂彬彬頗稱明備有若王趙經學陳蕭史才韓道昭之通音韻馬定國之明金石楊雲翼璧精史鑑李屏山晚託楞嚴工測算則趙知微矜儲藏則蔡正甫兀欽葬法元素醫方並有專書足資稽考以至拙軒竹谿黃華遺山諸老又皆詞林之杞梓藝苑之英韶烏得云杞宋無徵提挈半佚耶張氏此書博采兼搜條分臚列復旁及乎稗官小說樂石吉金地志輿圖釋經道藏存真別贋擇精語詳如聚碎金以歸鑪鞴如斲翅材以成宗廟較之蕭樓所錄孫苑所編姚梓呂鑑之作援王題褒之選葢用力爲獨勞而洽聞爲更備矣 棠學殖久荒行能無算覊承先訓擬付琬鐫荏苒時光又將廿載所幸宗山墜簡猶得拾於崇賢冀同汲冢古文當共珍乎束晳誠喜之也誠慰之也光緒九年癸未二月花朝南海伍紹棠跋